

第十七話

二房軼事



十世

許葉芬 號少雀
 樂平泉 號印川 又名清安

十一世

樂仲繁 號樸齋

十二世

樂達康 十一老爺 號懿芝
 樂 十五老爺 號詠西 又名樂達文
 樂鎮 十七老爺 號東屏

十三世

樂崇廉 十七爺 號樸蓀
 樂崇勳 十四爺
 樂崇蔭 十五爺 號元可
 樂孝先 二十三爺
 樂崇輝 號建吾 二十六爺
 樂崇光 二十四爺
 樂崇熙 二十五爺
 樂崇祺 二十七爺

十四世

樂慶森 長子
 樂又森 次子
 樂形 三子
 樂俠 長子
 樂信 次子
 樂億 三子
 樂傑 長子
 樂偉 次子
 樂僕 三子
 樂倫 四子
 樂了心 長子
 樂覺心 次子
 樂寶心 三子
 樂進 長子
 樂波 次子
 樂涌 三子
 早天
 樂浩 獨子
 僅有一女

十五世

樂志磊
 樂志明
 樂柏甫
 樂柏均
 樂耀明

樂氏家譜之二 (二房)

十一老爺及其子孫

二老太爺樂仲繁，號樸齋，有五子四女，八老爺及十二老爺早夭。聽十一姑姑太維紹說，十二老爺長到約十歲，面部生瘡，他用指甲一劃臉上腐肉，用手一彈說：「把這肉，餵鳥去！」她說這是二老太爺養鳥的報應。老人家成年子女有三子四女。

十一老爺樂達康，號懿芝，十七歲結婚，婚後十七年病故，終年僅三十四歲。他娶揚州女士李氏，在當時樂家眾夫人中有「牡丹花」及「芍藥花」之說，而「牡丹花」是六老爺的夫人，「芍藥花」即十一夫人，相貌雖不算出眾，但皮膚細白。她告訴筆者，她該是誰家的人，轉了幾個彎子還是誰家的人。當年她母不願意她遠嫁北京，最終還是嫁到北京樂家了。她回憶起當年為同仁堂女工時的往事，在數丸藥個數時，妯娌們故意和她說話，讓她數錯，只得重數。婚後十幾年到揚州去省親，帶一老僕同往，住了幾個月，突然十一老爺病故揚州。這時同去老僕又成啞人，他指指自己的嘴，又搖了搖頭。所以十一老爺的死成為樂家之謎。

十一夫人從未生養，新婚幾年後，十一老爺又娶一如夫人，得一女一子。十一老爺愛如夫人有加。十一老爺去世，她就離開樂家了。十一夫人吸食鴉片，晚睡晚起，中午一、兩點她才起床，一聲「太太起來了！」幾個僕人僕婦就忙開來了。伺候完她的早點，四點多鐘，她必打樸蓀十七爺，讓元興木廠特做的板子，今天為此事挨打，明天同樣也挨打，

原因還是頭天的事。親戚家教育他們的孩子：「你們再不聽話，我帶你們去看樸蓀哥挨打去！」直到十七爺長到十幾歲時，有一天十一夫人正打得起勁，樸蓀突然奪過半截板子。至此十一夫人只得罷手，不便每日必打樸蓀了。

十一夫人任用一位外號人稱「六指王」的夥計，他的大拇指分為兩叉，每叉上都有指甲，筆者孩提時，他常用二又拇指「咬人」。到十一伯母六十多歲病入膏肓之際，「六指王」也病勢沉重。聽說十一伯母病重時，他說：「多年來承蒙太太照顧，說什麼我也得去看看太太！」於是就讓兩個兒子攙扶著，來到十一夫人病榻前。兩人見面唏噓無言，都知道彼此不久於人世了，相對黯然。

十七爺樂樸蓀中等身材，圓臉背頭，性情幽默，喜開玩笑，兒時曾往塾師夜壺中拉屎。筆者九姨結婚時怕他太過玩鬧，就不想請他了，母親勸阻說：「那不合適，請他少鬧點也就是了。」

樸蓀善書法，每年十一太太門前春聯都是他親自書寫，他的字蒼勁有力。他平生最愛是京劇梅派青衣胡琴。他和筆者父親孩童時，常坐在同仁堂藥廠大鍋台處（蒸治藥酒的地方）唱「一馬離了西涼界」。父親說當年他的胡琴是吱吱嘎嘎，不想多年後他拉得有模有樣，成為名票了。十四爺元可告訴筆者：「樸蓀的胡琴在內行中，也夠得上中等水準了。當年，他挽起白袖口，在戲院門口臺上『樂樸蓀操琴』的一塊牌子，能多上兩百人的座。」

一次樸蓀與著名琴師陳彥衡在一個堂會上相遇，兩人各拉了一個曲牌，陳評價樸蓀琴技說：「拉得不錯，就是嫩點。」樸蓀反唇相譏：「我拉得是嫩，那回你在我家堂會上，你為老譚（譚鑫培）伴奏時怎麼來著？」陳的面孔立刻就紅了。事情是這樣的：一次樂家有堂會，由陳彥衡為譚鑫培伴奏。有一句唱腔陳琴師沒有托嚴，譚老闖在下場時，朝下面一抖手，以表示他的不滿意。樸蓀後來成了北京著名琴票，不僅善拉琴，還善製琴。他常與孟廣亨、張似雲（後為著名京劇大家張君秋的二胡）等人在西樓習練琴技。名琴師李慕良夏日騎車，也常到西樓與樸蓀切磋指法發聲。這時樸蓀極為醉心梅派青衣，梅蘭芳先生每有演出必有新腔，胡琴也常有新的花過門。梅先生的二胡王少卿是樸蓀的舊友，樸蓀經常向王少卿學習琴技，他告訴筆者：「學點本事可真不容易，只要你從袋中一掏胡琴，少卿就不拉了。我當時就要記個七、八成，回家再拿胡琴一找，就算學會了。」樸蓀常現學現賣，學個新腔，有機會就露一手。很多人在劇場、堂會上，間接從他那裡學習梅腔和胡琴新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北京是淪陷區。經過八年抗戰，飽受折磨，一旦勝利，人們欣喜若狂。樸蓀家來了許多親友，大家極為興奮，經常演唱者要唱，平時不唱者也要唱，就連平時不唱戲的西園二爺，也唱了一段大家都不熟悉的老生戲，老腔老調，讓伴奏張似雲四爺一時之間不知所措。繼之，益卿六爺唱了《連環套·拜山》中黃天霸的一段「保鏢路過馬蘭關」。

一天，在南廳佑申大哥家中，樸蓀拉了一個新穎曲牌，筆者從來沒聽過。口含漱口藥液固齒靈的大哥用手勢告訴我，此曲牌是「三六」。樸蓀教筆者拉南梆子時，說平時所見是單拉南梆子，複雜討俏的是雙拉南梆子。他曾示範給我，果然好聽。不過功力不夠是拉不下來這複雜的雙拉南梆子的。今天還可以在張君秋先生的《霸王別姬》錄音中聽到這雙拉的南梆子。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張君秋貼出了《生死恨》，票都賣出去了。恰在此時，琴師何順信的父親去世了。救場如救火，張君秋找到樸蓀十七哥，說無論如何您得幫我這個忙。樸蓀慨然應允，並說你們開個會明確此事。君秋要在戲院門口為樸蓀轟水牌，他謝絕了。散戲後，張君秋請樸蓀吃了一頓魚翅晚宴，以示謝意。後來，樸蓀終於拜了徐蘭沅，正式下海，從票友走向專業，先後傍過南鐵生、丁至雲等人。在吉林一次演出中，樸蓀於台上拉胡琴伴奏之際，突然中風。事後他說：「自己都聽出當時拉得愈來愈不像話了。」在下海之前，他就本著多上台多實踐的初衷，有人請，他就應。這時，他不再限於只拉梅派青衣，什麼流派他都拉。有一次他給荀（慧生）派青衣伴奏，還搏得好評。另一次孝先十五爺在台下，看他為高（慶奎）派老生伴奏《轅門斬子》時，當場出事，乃因他不大會高派這一出。對筆者的琴技，樸蓀批評說：「你這叫半玩子，西皮、二黃都能拉。可是再往深了說，你就什麼也不是了！」又說：「一輩子幹什麼不是幹啊，多少找工作的胡琴人都讓我介紹出去了。」筆者體會樸蓀將要下海，有意無意地叫我好好提高琴技，將來好為他拉二胡。在筆者結婚當晚，樸蓀和筆者為我同學邱在

峰伴奏了一段《羅成叫關》。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表兄楊二哥（楊德修，又名楊寧，地下黨員）從江蘇來京。他是十三姑的兒子，住在樸蓀家的西樓樓上。在西樓的二樓處有一空中走廊可通北樓，已經多年沒人使用，所以他走在上面，必提氣慢行。晚餐在八點以後，要等到十一太太有了餓意，一聲開飯方可進餐。他時常飢腸轆轆，左喝兩口水，右喝兩口水，就是等不到「開飯」二字，不得已到外邊買些花生米，與十一姑一起先墊點肚子。在楊二哥初來不久，他請我們眾小孩聽富連成科班的京戲，說這是小孩聽小孩。楊二哥並請可靠人員帶領眾孩童，請李君楚表兄帶哥哥崇格和筆者，請我九姨帶我妹士元，他則親自帶領十五老爺之子崇輝和崇光。極愛京劇的樸蓀，他的女兒菊葆竟問台上那些花臉是真人還是機器人。

楊寧二哥常和君楚表兄一起去聽劉寶全的京韻大鼓《大西廂》，用來遮掩別人耳目，好像他是一個清閒自在的人。他把黨的秘密文件都藏在髒襪子中，扔在床下。他孤身一人便於工作，好事的樂家女眷多次為他作媒，有一次把他逼急了，他說：「我現在若是結婚，對不起我將來的太太！」經過和樂家每個人接觸一番後，他選中了元可十四哥嫂夫婦，認為他們可以幫助自己為黨做些事。一九四五年春，在老宅周圍經常有日偽特務出現，他們抓走樂樸蓀，夜間刑訊了他，問他是不是私藏了共產黨？楊德修現在在哪裡？白天又把樸蓀放回。幾天後，樸蓀受刑不過，帶偽特到天津佑申大哥家後樓，把楊德修逮捕歸案。

在老宅後門外的馬號（昔日養馬之處）有沛仁堂碾房藥工畢二，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瘦小老頭，光頭，髮未落，齒先脫，口內殘存幾齒。他孤身一人，頭面、衣服、圍裙、套袖以及蓋腳布上都是土黃色藥塵。我倆是養鴿子的朋友，他養的十幾隻鴿子都是普通品種，有些還是雜交串秧。裕華興染房樓上有一群半野生鴿子，經常飛到郊區覓食。畢二的一隻黑花被裕華興的鴿群裏走，他把黑花要了回來，重新捫膀、蹲房。一個月後一打開膀（去掉捫翅膀的線），黑花再次飛回裕華興鴿群。收鴿蛋的老郭常去他處收鴿蛋，筆者也把家中鴿蛋交畢二幫忙轉賣，收倆零花錢。兩個月沒去馬號，驚悉畢二自縊身亡，不知何故，心甚惋惜。

一九四七年，一夥匪人敲詐樂樸蓀，他及時報了警。又按匪人要求，派兒子慶森身著綠色西裝，口銜象牙菸嘴，作為聯絡標誌。匪人一露面，員警立即將他們擒獲，次日北平幾家報紙都以〈匪人敲詐樂大戶〉等一類標題報導了這一事件。

樸蓀醉心研究京劇胡琴，而疏於管理沛仁堂藥店的業務工作，兼之沛仁堂開設在興隆街，地點較為偏僻，該堂營業一直都很一般。另一號開在花市大東邊的小市口，兩處都不是繁華地區。解放前後，沛仁堂營業更為蕭條，甚至一些細料丸藥都不齊全。若遇買主，他們就請顧客暫坐，讓徒弟到同仁堂去買此藥，再轉賣給顧客。樸蓀日常生活也並不輕鬆，乃因家中有三桿菸槍等他供應。他的大母、生母及岳母都吸食鴉片，偌大家業都從菸槍的小孔中飛出，以致他大母病重時，託付她妹在她身後接三時要有響動，即請僧、道、

番（喇嘛）誦經時所用法器，樸蓀無錢來滿足大母遺願。他生母病故時也僅只一鋪一蓋被褥簡單方式入殮埋葬。老家人楊德山說：「死人當天就出殯，這叫『暴出子』。」

二房當家人樂詠西——兼述七七事變逃反經過

一個人名問題：誰是樂達文

二〇一一年四月，同仁堂專家金靄英教授來電詢問樂達文是誰。乃因在一份昔年呈送皇家御藥房的報單中，承辦人中有一名叫樂達文者，人們判定他應屬二房人員，但他到底是誰？

按筆者所知，在我父親樂東屏的筆記本中有一份抄文，但原稿不清楚，下首署名為〔大房〕樂達亨（大老爺）及樂達莊（六老爺）；〔二房〕樂達康（十一老爺）及樂達□（字跡不清）；〔三房〕樂達聰（四老爺）及樂達璋（九老爺）；〔四房〕樂達仁（七老爺）及樂達義（十老爺）。

按二老太爺樂仲繁有五子四女，兒子即八老爺、十一老爺、十二老爺、十五老爺和十七老爺（筆者的父親樂東屏）。八老爺和十二老爺幼夭，成年者應為十一老爺樂達康和十五老爺樂達文。十五老爺樂詠西就是樂達文，但他的四子都不知他原名是樂達文，這也不奇怪。他的兒子樂元可原名樂崇勳，是筆者在燒包袱時在名籤上才看到的，他的

子女對此事也全然不知。按文獻查對，十五老爺原名樂達文，但其子孫不知此事，故僅附志於此。樂達文應為十五老爺的曾用名。

二房當家人樂詠西

筆者的祖父樂仲繁有五子四女，八伯父及十二伯父幼夭，十一伯父又英年早逝。十五老爺即筆者的十五伯父樂詠西，就成了二房的當家人。樂詠西中等身材偏高，面貌清臞。他吸食鴉片，晚年住在跨院，晚起晚睡，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時我們已經很少見到他老人家。現在坊間有一種說法：樂詠西當年和京城的幾位民國的宦官或商家子弟，並稱為京城八大少。樂詠西一生好玩，他玩鳥、養鴿子，而且每種娛樂他都要玩出個新點子，但他玩得有節制，並不亂來。鴿販子德子告訴筆者：「從十五老爺梳著小歪辮時起，我就伺候他！」可知十五伯父從十四、五歲時即養鴿子。他收集名貴鴿子哨，都是一對一對慢慢地積攢起來的。舊社會形容玩鴿子的人是吃剩飯、踩狗屎、撞砂鍋挑子（挑擔小販）。所以如此，乃因玩鴿人抬頭看鴿子在天空飛盤所致。

鴿哨有三大類，一類是管狀哨，一類是圓形的葫蘆哨，前者如二筒、三聯及五聯；後者如葫蘆、截口葫蘆，即用一竹片把葫蘆分為不等兩部，形成高低音。第三類是將直徑三到四公釐的細管置於較狹長的葫蘆內，十孔以下叫星子，如七星、九星；十孔以上則稱眼，如十一眼、十三眼。十四嫂李竹濃（李錚）曾送筆者一隻十五伯父收藏的四十九眼，

該哨極為精巧，淺黃色，下面有「文」字標記。最大的葫蘆有飯碗大小，只有健壯的樓鴿可以背負這一大哨。有一天，十五伯父坐人力車（洋車）到西北城去辦事，忽然看見一盤飛在低空的鴿子，內有幾隻鐵翅烏，這是一個名貴品種。他叫車夫立即停車，找到鴿子主人處，再三懇求，高價請主人勻讓出一對鐵翅烏。

鴿子別稱「氣蟲」，養鴿者得到別家飛來的鴿子高興，丟失心愛鴿子便垂頭喪氣。一次筆者家鴿子走盤（沒按常規飛翔在自家天空，而是飛到遠處），一隻紫點子為京劇演員李某得去，煩人去贖，告之讓貓吃了。又如著名老旦李多奎之兄養鴿子，與鄰家養鴿子的人失和，他忍氣吞聲半年沒打開鴿籠柵門，把飛禽當走獸養著。半年後第一次讓鴿子在房上曬曬太陽，鴿子一過房坡，鄰居就用彈弓打傷，兩人爭吵起來，此後李母就不讓李兄養鴿子了。十五伯父也養鳥，他養過梧桐鳥，講究的、經過訓練的梧桐鳥在接到底彈後，可以圍繞主人飛上十三圈再接蓋彈，謂之「十三繞」。別人尋花問柳只是找一位姑娘，而且是在他處，十五伯父樂詠西則是一召一群小姊來家共樂，少則三、四人，多則七、八人，每天下午五、六點開始，盡情耍鬧，直到午夜後方始散去。更有甚者，表兄李君楚告訴筆者，有一天十五老爺站在高處往下邊撒鈔票，看一群美女搶錢，供他哈哈一笑。

十五伯父對吃食也有自己的吃法，他中午吃麵條加醋，酸味溢出窗外，常兩三個月不換樣。每年春節三十晚上，必吃全聚德烤鴨加韭黃餡的餃子。譚家菜譽滿四九城，女主

人親自下廚，男主人譚老先生不管誰請客，都是首席，大家對此都有顧慮。後譚老先生去世，人胃大五寸，他竟然有兩寸膽油。此後，十五伯父等好不容易訂下每週三晚餐譚家菜的位子。參加的有十五伯父和他兩個兒子元可、孝先，有筆者父親和樸蓀，還有熟友孟廣亨等幾位。孟廣亨的本職是中孚銀行副理兼襄理，和二房幾位家長都很熟悉。孟大哥他說一過星期六，他就盼望著這頓譚家菜，因此屆時美味當前，大家吃相有些放縱。父親想席面上只有他倆是長輩，不可與眾搶食，吃菜時就比較文明。這時十五伯父說：「老十七，你要是這樣（客氣），你可吃不飽！」

四姑是祖父長女，最為祖父鍾愛。未嫁時，她多次到餐桌上才點菜，說要吃炒蝦仁。廚房現買東西現炒菜，約需半個多小時，祖父就勸她想吃什麼就早點點菜。祖父善意勸告，就招四姑不高興了。結婚後，四姑父是政府公務員，每月工資大把銀元往家拿，很紅火過一陣子。四姑父中年去世，家道中落。四姑晚上睡覺有叫人捶腿的習慣，初時是老保姆來完成此任務，繼之是孀居的兒媳五表嫂來捶腿，一捶就是兩三個小時。四個姑姑都比十五伯父年齡長幾歲，所以他對幾位姊姊，尤其是對大姊更是恭敬有加。一次他去王府井買了四樣吃食，他把三樣送給四姑，四姑卻一定要問第四種是什麼零食，而且要分食若干，十五伯父無奈地歎了一口氣。

筆者在四姑家曾見過一張老照片，君楚表兄戲稱為「十美遊春圖」，大約是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照的。照片上有十位樂家姑姑太太，九位都是北京舊式老太太打扮，直髮、長衫、

小腳；而十四姑剛從法國回來，燙髮、洋裝、天足的胖女士非常顯眼。背景是盛開的牡丹花，眾姑母散站在花旁。筆者家成年的姑母共有十五位（二姑早夭），在春暖花開日，能有十位姑母聚在一起，頗為不易。

一九三三年二房合開的頤齡堂藥店歇業後，二房的三家人為了財產弄得不大愉快，常藉辦事故意遲到。上次我家辦事時催請了你三次，這次我也要照方抓藥，在小事上較勁兒。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侵華已經打到了盧溝橋，大敵當前，促使二房三人再次團結起來，決定一起逃反。

一張珍貴的老照片¹

十五伯父的另一愛好是照相，他照的相片都有編號，永記某某號，底片按編號妥善保存。他照的珍貴資料有為祖父翻身穿清裝、著靴子的坐像，有他及兒子元可為京劇演員陳少霖拍攝的化妝系列，包括從洗臉、掛底色到戴髻口、穿服裝的全過程。從香港到天津的輪船上，十五伯父再次清晨即起，照海上日出多張。這張在包頭的二房全體人員像，背面記載「NO.02002，GXG膠片，北京樂詠西攝贈」。

現在要說的是，老二房全體人員在十五伯父樂詠西帶領下逃反的情形。當時父輩考慮

1 老照片請詳見第二百七十一頁：「一九三七年夏，樂家二房逃反到包頭時的合影。（樂詠西攝）」。

到七七事變，北平已不安全，便決心逃離北京。第一站逃到包頭，因為旅店禮堂前有老二房三支的全體人員。計第一支：十一太太樂李氏、子樂樸蓀、媳高佩珺，長孫女梅葆、長孫慶森、次孫女菊葆、次孫又森和三孫女櫻琦，共八人。第二支：十五老爺樂詠西、十五太太張兆瑩、長子樂元可、長媳李竹濃（又名李錚）及其子女長孫俠、長孫女俐、三孫信和四孫億；次子樂孝先、次媳李慧娟及其子女次孫傑、次孫女倩和五孫偉；三子崇輝和四子崇光，共十五人。第三支：筆者祖母張義芳、父親十七老爺樂東屏、母親十七太太宋鴻恕及其子女，長子崇格、次子筆者崇熙、長女士元及三子崇祺。三支共三十人。

現在照片上三分之二人員均已去世。逃反同行者還有筆者外祖母湯吟秋和九姨宋鴻愈以及十一夫人的貼身保姆朱媽和男僕小李；十五太太帶的老三媽和老四媽；十七太太帶的哥媽和我媽。一行近四十人，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逃難隊伍。當時筆者年方五歲半，有一定的記憶，但不準確。

在包頭看鄰院填鴨宰鴨

逃反到包頭，我們住在一家旅店裡。鄰院為一養鴨人，該漢年約四十，光頭，身繫一深色圍裙。他養了二、三十隻白鴨，不知與北京鴨是否為同一品種。每天下午，他必先填鴨，然後宰鴨。填鴨時，他先坐在木凳上，將半大鴨子攬在懷裡，左手把住鴨子翹根，右手拿起蘸水的鴨食，以拇指頂送至鴨子口內。當時鴨頸鼓起大包，他用手捋順，連餵

數枚鴨食方才罷手。鴨食是事先煮好的鴨糧，呈棒狀，長七到八公分，粗約兩公分，灰黃色，想必是玉米麵等雜糧摻和而成。筆者有樣學樣，回到房內，吞食一塊饅頭，然後喝水並用手捋撫脖子，只覺得吃食未經咀嚼直接嚥下，胸頸很不舒服。再說養鴨人填完鴨後開始宰鴨，他仍坐在木凳上，將肥碩夠分量的白鴨按住，左手把緊翹根和嘴，右手執刀割破鴨喉，再把鴨頸拉直，地上放一盆以接鴨血，待傷口流盡最後一滴血。筆者覺得奇怪的是，挨宰的鴨子直到這時仍未死就。該鴨雖閉目合睛，放在地上依然可以行走三五步，然後一歪身，倒地身亡。

從山西到陝西

在包頭小住半月後，又去大同找親戚，君楚表兄的族叔李二叔。他在軍隊工作，熱情接待了我們，並告知兵營的防空洞有四層樓高，是天然土崖，如遇空襲，炸彈只能炸毀一層樓的高度。一天上午，筆者正大解，忽聽兵營的軍號手吹出二二五 一、二二五 一……的號聲，知道這是空襲警報。筆者的奶媽急帶筆者奔向防空洞，洞前已擠滿了人。只見前面小李背著十一伯母，她高人一頭。人擠人進洞很慢，筆者著急地想：「快點啊，快點啊！」警報解除後，有三個人還不敢出洞，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逃反到大同的幾天裡，沒正經吃過一頓飯，每個人都饑腸轆轆。一旦到了兵營食堂，見有白麵饅頭，就紛紛搶食起來。這時十五伯父也放下身分，兩手拿了四個饅頭。十年後，

李二叔來北平小住，他帶來新續弦的老伴。這時十五伯父已經去世，十五伯母和兄嫂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李二叔身材不高，消瘦面孔，左頰有子彈穿過的傷痕。他感慨地說：「我們又見面了，你們大家都好，我也沒陣亡，這就好啊！」筆者父親樂東屏陪他去故宮參觀，在御花園他想吸菸，父親及時勸阻，他卻說在院中吸菸問題不大。剛吸兩口，一個執勤人員到他面前「啪」的一聲先立正敬禮，然後說：「請長官將菸熄滅！」他這點頭又緊吸幾口，然後將半支菸掐滅。

我們從大同又到臨汾，我記得在山西時，孩童們一起圍小圓桌吃飯，大家全坐在小板凳上，主食是饅頭，副食就是一盤醋溜白菜。大家搶完菜後，又急用饅頭去抹菜湯，直到抹淨為止。那時每人肚內很素，有一天分得一塊奶油點心，眾孩童有兩種吃法：哥哥是第一種吃法，「先甜後苦」，先吃奶油再吃蛋糕；筆者則是第二種吃法，「先苦後甜」。在此後七十多年間，先苦後甜成了筆者處理事務的準則之一。

在經過娘子關時要坐一段長途汽車，要走過崇山峻嶺，當時山路崎嶇，路窄顛簸。售票員怕乘客害怕，所以他們都是放下窗簾，不讓乘客往山下瞧看。祖母從窗簾隙下望，只見山路盤旋深遠，看不見頭。在走到半山後，售票員要求男士保護婦女。於是筆者母親和元可夫人竹濃十四嫂，各抱父親一條大腿，直到較為安全的地帶。在風陵渡口過黃河時，突然一條纜繩斷了，船夫高喊幾聲「女客低頭」。當時不解其意，只覺得船慢悠悠地旋轉起來，叫人害怕。正在這時，船不怎麼動了，原來是船夫赤身跳入黃河，把纜繩又接好了，

船隻轉了半個圈。這是一次有驚無險的事故。上岸後，有一排村婦拿出放在盆架的臉盆、手巾，供客人洗去旅途灰塵；也有賣茶雞蛋等小食品的，眾人覺得可緩一口氣了。

在山西境內，大家都是住在一處，分住幾個大炕。十一伯母獨享特權，首先朱媽就把她個人專用毛毯鋪在左炕，以供她可以自由在地吸食鴉片，其他人只有像沙丁魚樣地挨人躺下。離北平時，樸蓀特從同仁堂找一雜役小李，該人麻面，他說叫我老李或麻李，可別叫小李，免人誤會，因為北京管毛賊叫「小利」或「小戾」。有防空警報時，他就負責背十一伯母。離開大同時，樸蓀就叫小李回去了。

到了西安，首先找到達仁堂藥店，他們熱情地安排了這一行人的食宿，三支人開始分開居住。大家深感樂家老鋪遍及各地，用錢、匯款都有個方便。在包頭有永仁堂藥店，在西安、漢口有達仁堂藥店，漢口還有另一個樂家老鋪沛仁堂藥店。在西安期間，一次夜裡鬧賊了，損失不大，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火車站候車室，我和慶森玩翻餅烙餅、油炸餡餅，即兩人手牽手，反過來再轉回去，這種玩法要兩個小孩高矮差不多，否則就不好轉動了。逃難途中，尚能及時行樂，正是孩童不知愁滋味，能樂一時樂一時。

一路行來，二房人更加團結了。一到火車站或汽車站售票窗口，筆者父親及元可十四哥就會加快腳步，爭先購票。這種良好關係一直持續到此後幾十年。

從北方到南方

從西安乘車輾轉到了武漢，住在漢口。有一天，父親帶我去街上一家瓷器店，父親定燒了飯碗，碗上畫有桃花，一半粉花、一半黃花。忽然警報響了，店員說現在是警戒警報，離空襲警報還有一段時間。父親又交代了幾句，便匆匆離去。過了兩週，又繼續南下，到了廣州。路經英德車站時，十五伯父得了第六個孫子，是孝先十五哥的第三子。為了紀念是在英德車站生的，故給嬰兒取名為「僕」，大家都很高興。家人屢遇轟炸，不但沒有減員，到廣東境內又添丁進口，值得慶賀。途經荔枝灣時，恰值黑夜，大人們用電筒照亮，只見荔枝樹上纍纍垂垂，墜滿尚未成熟的果實。到了廣州語言不通，很覺不便。記得在飯館遇到一老婦擦了一臉怪粉，穿了一雙球鞋，手拿一扇，又作了些舞蹈姿勢，兩眼視人，令人害怕。母親告訴我這是一種要錢的方式，她是一個較為高級的乞兒。在廣州海邊碼頭處，有許多婦女在海邊撈輪船落下的煤。有一婦女不慎落水，筆者正為她揪心，她的同伴用竹柄撈煤水桶幫她爬上了岸，以致在後來一段時期內，筆者誤以為煤是從海裡撈出來的。在廣州期間，筆者之弟崇祺出了麻疹，孝先十五哥為他開了方子，多用石膏等涼藥，把他的疹子砸了回去，一度出現險象。筆者父親改請當地老醫生，他用桂枝、當歸等溫熱藥把崇祺的疹子托了出來，這才轉危為安。醫生要注意到不同環境要用不同的藥物，南方和北方開方用藥很不一樣。

到了香港依然語言不通，在飯館時，元可十四哥要些芥末以佐餐，服務員以為是

jam，於是拿來幾種果醬，元可都說不對。香港人抱怨說：「你們既不懂英文，又不會說廣東話，可叫我們怎麼幫助你們呢？」在香港住在有鐵窗的房間裡，很不習慣。筆者想，不是說壞人才住有鐵窗的房間，怎麼現在我們也要住這種房間啊？其實當地是為了防颶風而建這類房屋的。還聽說當地有個特殊的規定，從菜市場買活雞不能倒提，說倒提著就是虐待動物。

從香港乘輪船到天津，一個英國船員和我們混得很熟。他常和我們做一種遊戲，就是讓一個男孩俯下身來，又腿，把雙手向後伸出胯下，他用兩手握住孩子後伸之手，這麼一抻，孩子就平穩落地。我膽小，從未敢一試。輪船中部甲板處有二粗鐵柱，用以拴鐵纜繩。我們正在那裡玩耍，外國船員來了，說：“Sir down please！”他說：“Thank you.”然後他就坐在鐵柱子上。到了天津直沽碼頭，這已經是淪陷區了。碼頭上檢察人員說他們等這條船等了幾個小時了。母親教筆者，若檢察人員要問，你就說我家是開藥鋪的。到真問到我時，一慌張就說成：「我們家是做藥鋪的。」該女士也未深究，就此過關了。

到了天津，三家人各有安排。一撥人回到北京，一撥人留在天津。十一伯母及樸蓀等回到北平，十五伯父及元可等留在天津。而我們則一分為二，筆者祖母和父親回到北京，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留在天津住了半年，我們還在耀華小學上了一學期的課呢。在天津又見到不少樂家人和親友。六伯父的長子樂夔九哥和他的法國太太在天津中街開設了一個西藥房，即中街藥房。九嫂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內科西醫，他們樓上看病，樓下拿藥。

九哥樂夔是老一代藥學博士，他與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的薛愚主任是同學，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他儼然是留法學生的領袖。在他留學幾年後，由六伯父出資在巴黎他岳父家的樓上又加蓋了一層樓，這樣不但解決了他們幾個兄弟姊妹的住房問題，也自然形成了一個初到巴黎的留學生接待站。筆者岳父賈富文剛到巴黎時就找到九哥，據說他當時正在吃早點。九哥在求學期間，與洋教授之女戀愛並結為伉儷，回國後有一子取名啟長。該童甚為頑皮，可惜壽命不長，九歲夭折。一位曾在打磨廠墨水匣廠工作過的老師傅說，曾見過啟長乘著人力車到美國學校去上學。九哥在法國業餘學了水彩畫，為我們畫了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順便一提，六伯父在國內的四個子女中有兩個乏嗣無後，彭大姊和十六哥均無子女，只有朱二姊有四子二女。六伯父樂達莊教會了外孫女玉琳、巧琳等查字典。她們不僅自己學會這一方法，還在學校轉教同學怎樣查字典。住在天津這半年，我們幾家經常來往。有一天，母親看見天津大嫂穿了一雙新皮鞋，並誇鞋樣子好，雪笠答：「這鞋不是我的，是九奶奶嫌新鞋板腳，要我幫她踩軟的。」

上中學時兩次天津之行

佑申大哥的天津大嫂名叫宦雪笠，人漂亮，她寫的字也漂亮，剛勁有力，不似一般女士的字柔軟纖巧。她的名字也很雅致，猜想是大哥受《聊齋》上的宋雪笠一名的啟發而為愛妻取的。後來筆者弟之女取名雪蓮，筆者妹之子取名雪笠，都是受她此名之影響。

中學時，筆者兩次去天津，一次就住在佑申大哥家中，受到他們熱情招待。大哥帶我去了幾個景點，靜敏帶筆者去馬場道一帶溜自行車，在幾條大街逛了一圈。筆者騎的就是民成的車，他當時跟同學去外地旅遊了。在安靜的馬路上，兩旁洋房林立，比北京的樓房要高出一塊。尤其是大哥帶筆者訪問了當地中藥業貨站通濟元藥棧，當時見到陳寶貴和宋雅民兩位先生，他們倆是筆者北京家裡的常客。筆者還和陳先生一起在北海划過船。那時筆者家在北海船塢有私人船隻「乘風」號，那是一隻白船，船幫上有兩條黑桿，船尾上有書法家劉榮第的黑色隸書「乘風」二字。因此和兩位都算熟人了，當晚他們要宴請上海幫吃飯，筆者聽出他們有邀請我們之意，但不敢貿然搭腔。大哥看筆者一直沒有說話，就說了句「咱們可以去嘗嘗這家的菜味」。筆者問：「怎麼還有我啊！」大哥說：「人家請的就是你啊。」回京後筆者向父母彙報情況，父親說：「你要感謝大哥的好意，他這是有意培養你走這條藥材之路啊！」

另一次是到天津參觀一次大型展覽會，收穫不小。

十五伯父的喪儀

十五伯父樂詠西於五十四歲那年病故了，他的靈柩是一副金絲楠的棺木。喪儀是在法源寺舉辦的，喪儀包括僧道番三棚經。開弔那天，十五伯父家給筆者父親送來黑色長衫、馬褂，還有一頂黑色帽盔，筆者從來沒見過父親這樣打扮過。靈堂裡掛滿輓聯、輓幛，

一塊白色大幕布遮住棺材，十五伯母及孝子、孝媳按男左女右分跪在棺材兩側。靈前擺放著十五伯父放大的遺像，這是老人家自己早就準備好了的。老人家一生愛好照相，遺像照得確實大氣莊重，稍側坐，一身冬裝，面貌嚴肅凝重。供桌上擺滿素席素果，一側有一堂糕點，旁貼一長條紙，上寫：「四姑太太、十一姑太太送。」桌前有一副對聯，上寫「金童前引路」、「玉女送西方」。桌右側另有一條，上寫五字：「請行鞠躬禮。」

十伯父樂達義也把平時戴的紅頂瓜皮帽繫上藍綢。當天弔唁的人絡繹不絕。在靈堂院角設一堂鼓，有客人到則擊鼓數下，用以通知主家有客到。到時擊鼓人一看我們身著孝服，就問父親，要不要點鼓？父親一指旁立的兩位弔唁者，說：「點鼓，這兩位是客！」來客中有書法家馮恕，他那時已年逾古稀，有人攙扶。他惋惜地說：「詠西先生走得也太早了，再過二十年不晚啊！」也有報刊記者前來，鞠躬後問了元可幾個問題，次日報刊以〈聞人樂詠西先生逝世〉為題報導了這一事件。總之，這是一場非常正規、很排場的喪儀。十五伯父下葬前，十五伯母要表兄李君楚為她照了一張相，是十五伯母趴在棺材上照的，她說：「雖然隔了一層棺材板，這也是我和他最後在一起的紀念了。」

十五伯父的點主儀式

在十五伯父的喪儀即將結束時，還有一項重要儀式，就是點主。點主就是為亡人立下正規的神主牌位，用精美木料製成，長約一尺，寬約三寸，下有底座，漆成黑色，上寫

某某之神位。十五伯父的牌位上縱寫著「樂詠西之神主」。除主字上面一點兒用朱筆外，其餘字都是墨書，於黃道吉日禮聘名家用朱筆在「王」字上加點兒而成。點主是喪事中的吉期，通常這時兒子們都脫去麻冠白衣，換上藍布長衫。

十五伯父的點主儀式那天，請來的好像是草書名家邵先生，他一頭灰髮，面色凝重。將要點主時，樂家親友站成兩排擋住光線，老先生將右手微抬，示意眾親友後退半步。於是他將朱筆一按，遂告成禮。

喪事過後，一天元可十四哥和筆者等幾個人到西樓去看樸蓀十七哥拍攝十五伯父出殯的無聲紀錄片。筆者當時只有十一歲，不會參加這種大場面，聽他們說送殯一行只送到城鄉交界某地，然後須換成汽車的靈車直達墓地。只有幾個哥哥前往墓地，多數人在此返回。從紀錄片上看，交界處幡傘林立，松枝獅子、牌坊一應俱全，孝子只有元可、孝先二人。可能是崇輝和崇光還太小，跟著十五伯母等坐在長長的馬車行列中。記得最清楚的一個鏡頭是，元可和孝先身穿重孝，各有兩人攙扶，元可正倒身下拜，他在當場解釋說：「這是遇到熟人了。」

十五伯父樂詠西的訃文落款是「孤哀子樂元可等四人」，旁有一注：「奉繼慈命稱孤哀子」。父亡為孤，母死為哀，父母雙亡，始稱孤哀子。樂氏家族有一不成文的規定，在喪葬期，孝子們要身穿沒有鈕釦而用布條繫襟、粗布製作的白色孝服，事後穿黑而不穿灰。所謂的守孝三年實為二十七個月，九個月算一年。孝期已滿要再次祭拜亡人，謂

之脫孝。

在此喪事前，筆者的父親和樸蓀商議，十五伯父喪事費用由兩家承擔，效仿老四房為七伯父樂達仁公葬的樣式。此議被孝子們謝絕了。七伯父樂達仁為老四房創建達仁堂，嘔心瀝血和十五伯父只顧個人玩樂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

一九四七年，二房人到頤和園春遊。遊園出來時時間尚早，元可兄臨時動議帶大家去看望十五伯父墳地；女眷和孩子們都未曾去過。到了那裡，只見十五伯父墳地甚為開闊，墳場約有三間房大小。按著風水先生要求，選了此塊背倚青山、環抱綠水之地，環境確實清幽靜肅。

大家按順序行禮後，見墓前除一石碑外，就是一個長方形大平台。十五伯母坐在平台一角，態度沉靜。附近還有十四嫂、十五嫂的雙親墳墓，兩人相對而泣。元可兄斥責說：「帶你們出來看看，誰叫你們這樣哭哭啼啼的！」在十五伯父墓地的左下方不遠處，是哥哥樂崇格的墳，是在一棵松樹下面，僅只一個墳包，嫂子們和筆者一起給他的墳行了禮。同行者有一國民黨空軍軍官吳先生，他聽說八路軍在西山一帶不時出沒，憑著軍人的敏感性，他考慮如遇情況，應如何處理。所幸此次遊倦歸來，平安無事。

關於樂詠西的生平掠影

十五伯父樂詠西是一位在社會很有影響的人，當時報刊上常以「聞人」稱之。他不高

不矮，面貌清臞，背頭，兩目炯炯有神，不時閃出精明的光澤。他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娶的是天津鹽商之女黃氏夫人，他們育有元可及孝先二子。繼配張兆瑩夫人，滿族，生崇輝及崇光二子。故十五伯父共有四子。印川公及許葉芬曾祖母所育四子個個成材，對同仁堂的發揚光大起過重要作用。此後大房的佑申大哥等兄弟四人，都能規規矩矩地經營中藥業，其中兩位還幹得非常出色，成就斐然。二、三十年後，十五伯父的四個兒子再次體現了個個成材的經歷。十五伯父很英明漂亮的一手，就是讓元可及孝先到頤齡堂藥店去當學徒，日後他們成為同仁堂及永仁堂的頂樑柱。元可夫妻更是在地下黨的指引下，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做過不少有利於解放區的工作。孝先兄是十五伯父兒子中最聰明的一個，雖然早期因為吸食鴉片走過一些彎路，浪費掉青春大好年華，但在元可有意硬性撻挑子，到西安經營藥材生意後，孝先不得不接手處理永仁堂的日常工作。他本能幹之人，又在頤齡堂受過嚴格訓練，很快他就把永仁堂管理得井井有條。同時他還到老宅西院祖先堂，去參加同仁堂有關事務的商討。西園二哥說話喜歡繞圈子，把在座人都繞得糊里糊塗。而孝先機敏的頭腦卻能把握住西園講話的要點，並能把他講話的內容解釋給大家聽。崇輝近幾十年來篤信佛教，是大乘經舍的負責人，在臺灣、港澳以及東南亞一帶，是宗教界中有一定影響的人。他早先是名副其實的居士，已經素食多年了。他在有關刊物上發表文章，說明個人對佛經的獨到見解。

遠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期，普勵小學的汪老師為我們兩人補習數學，下課後同在北

樓吃晚飯。那時崇輝兄就對筆者說，將來長大他要自力更生，絕不在家吃老本。後來他果然說到做到，隻身去了臺灣。崇光弟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從來都是屈己從人，遇事先替別人考慮。高中時學校組織春遊，汽車上滿載學子。薩本仁學兄坐在卡車頂部，兩腿懸空，崇光弟就要薩兄把腳放在他腿上。筆者性情急躁，為父親做起草文字等工作時，常嫌父親猶豫不決、拖拖拉拉，由此表現得很不耐煩，筆者父親就改找崇光辦理有關事情。崇光弟能平心靜氣，耐心有加地幫助他的老叔書寫草稿、解答問題。一次兩人竟拖拖沓沓至深夜，崇光已是兩眼疲憊，滿面倦容，但他依然是不急不躁、心平氣和地為老叔服務。崇光弟在大學學的是鋼鐵專業，在校時品學兼優。在幾處煉鋼廠工作時，他都能服從領導安排。他本專業人才，領導為了工作需要，調他去做行政工作，他也做得有聲有色，非常到位，搏得一片讚揚之聲。他得了肝病之後，依然帶病工作。這時他再去 看筆者父母時，送的食品都是罐頭之類，方便食用，崇光弟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他的工作受到群眾高度稱讚，大家深為有了這樣的貼心人而高興。在他去世後，追悼會來了幾百位弔唁者，群眾關係之好可見一斑。

十五伯父重男輕女意識嚴重，致使他的兩個兒媳在生育時除了要忍受身體上的陣痛之苦外，在精神上還有很大壓力。她們唯恐生個女兒惹老公爹不高興，幸好她們的頭一胎生的都是男孩。續弦十五伯母生崇光時，她盼望生個女孩，但已有三個兒子的十五伯父依然希望是個男孩。到十五伯父去世時，他已有四子六孫及二孫女，最後老人家共有

十三個孫子及五個孫女，成為了樂家繁衍子孫最為昌盛的一支。再返回來說十五伯母生崇光時，不知他先天有什麼缺欠，大夫在育前就說明，生育時要捂住孩子的雙目，否則會影響到他的視力。真正實施時，大夫捂好嬰兒右眼，卻沒有捂好他的左眼，致使崇光左眼視力不如右眼。生育後很長一段時間，嬰兒眼部都纏著紗布，解開紗布眼部四周仍舊塗抹有大片濃厚藥液。十五伯父對這個幼子寵愛有加，他嫌普通飲水不夠乾淨，特為嬰兒準備了蒸餾水。數月後再給孩子喝普通水，他就腹瀉。人們勸十五伯父：「您要是這樣嬌養孩子，叫他出了您這個院，還怎麼生活啊！」十五伯父接受了這個意見，給孩子餵奶時，就逐漸增加普通水的比例，到完全改用普通水為止。

老宅東院有房近百間，正院北房七間，南房七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除東北角為一廚房外，其他三角均通跨院。西通新開路，東達北官園，東南角外的兩個院子是永仁堂藥廠所在地。而十五伯父樂詠西獨居西北角跨院裡的三間房，院內是不算寬敞的鹿圈。主院北房東頭兩間是十五伯母及崇輝和崇光的臥室，北房西頭兩間是元可夫婦的臥室，中間開通的三間是共用的大廳。南房西頭一間是元可之子俠的臥房，外面三間是待客之所，東頭幾間是孝先夫婦的住所。東廂房是餐廳，西廂房是元可、孝先各自的獨女俐與倩的閨房。院內西北角有一顆粗大的梨樹，春華秋實，點綴著不同季節的景象。東南角有一顆更粗大的核桃樹，每到新秋，元可十四哥常請客人用牙籤挑嘗鮮核桃仁的滋味。一年農曆除夕，東邊桌上擺好幾盤十五伯母準備待客的糖果食品，西邊幾盤食品是竹濃嫂

準備的。首先是年長三歲的崇輝從自家盤中取糖一塊，隨後崇光弟也有樣學樣地取食一塊。如此你一塊、我一塊地比賽著吃糖，霎時間盤中的糖就空了一半。十五伯母一邊數說二子的不懂事，一邊從西邊桌上取糖一把，恰被孫子樂俠看見，他就大叫：「瞧，奶奶從我們這邊拿糖了！」

十五伯父樂詠西四十四歲得了闌尾炎，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個小手術。但在當時，說是要住醫院，還要動刀子，那可是讓家人認為是出了「大事」。為此元可還在佛前立過誓願，說自己情願少活十年，把此壽數借給父親。筆者自然不信這近於荒唐並且迷信的「借壽」之說，不過也確實體現出那時子女們的愚孝心情。而且事有湊巧，十五伯父恰是十年後五十四歲因患傷寒病而去世的。再說十五伯父因患闌尾炎而住進首善醫院，手術成功。動手術後，護士幫助他小解，不慎卻溺了小姊一手。他躺在病床上甚覺無聊，突然想起同仁堂員工趙合善講葷笑話，於是就找來趙合。趙合開過照相館，社會知識豐富。趙合多年後對筆者述說當時的情況。他說等再長時間他也不膩煩，因為他在欣賞白衣天使匆忙的身影，她們一個個都是腳步輕快地為患者推車送藥，或是扶著病人緩行練步。十五伯父在醫護人員看病打針及服藥的間隙找來趙合。他講了兩個笑話，十五伯父說：「我開完刀，傷口還沒完全長好，所以不能大笑。」就此打住。

樂家人都喜歡京劇，十五伯父樂詠西對武生這行當情有獨鍾，據說他演的《白水灘》還真是有模有樣的。他另一個愛好是照相，他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京劇著名演員的照片，

除梅蘭芳和余叔岩的〈琴鼓圖〉，還見過他與余叔岩合照的〈雙練圖〉。應該是照於冬日，兩人身著長衫，足登帶蓋的厚絨鞋。兩人伸出一前一後的兩手，擺好姿勢，叔岩弓一腿呈近似騎馬蹲檔式，十五伯父伸一腿，輕踏叔岩腿上。樂家生活本是屬上乘人家，但他的要求比別人要更上一層樓，衣食住行都要更講究一些。筆者記得兒時母親曾拿出一件絲質內衣，她說這是十五伯父穿的，是件帶短袖、領上有三釦的那種。竹濃嫂在天津給過筆者一塊十五伯父吃的類似餅乾的西點，果然細膩，入口即化，味道極佳。他理髮必請大理髮館的理髮師來家幹活兒，後來理髮價錢愈來愈貴了，老爺子的對策是你漲價，我少理。故後期他每年就理髮四次，一季度理一次髮。日常十五伯父生活在自己跨院，較少去正院。一次筆者去東院，見他正在正院西邊花園圍中侍弄花草，蹲在地上，正在剪枝，幹得非常投入。一年春節，筆者去給他拜年，跪地就磕頭，他忙說：「我這地下髒，快起來吧！」他中年時，寵愛一個風塵女子叫秋兒。據孝先後來回憶，他父親曾對他說：「她還真疼我，可惜疼得不是地方，往往深更半夜把我叫起來吃夜宵。」秋兒下堂後，嫁給法國麵包房的一位員工，據說她也抱著大盆洗衣服了。

十五伯父以半百之年，開始為兩個小兒子考慮今後的生活，一改多年來對鋪務不怎麼過問的常態，開始對鋪務事事關心，多次到永仁堂門市及藥廠親自觀察，並核對元可報告的數字。他還找來懷仁堂藥廠刀房的陳子山師傅，驗看一天到底能切多少藥材。如此行動，使十五伯父對藥店的整體情況心中才算有了底。

十五伯父五十四歲時得了夾氣傷寒，病了兩個月。他自知不起，要立遺囑，拿來紙筆，老爺子卻手抖得厲害。元可說：「您說，我來執筆吧！」最終老爺子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只好不了了之。十五伯父病重時，幾次把十五伯母叫到床邊，顯然是有體己話要說。可每次十五伯母都讓次媳尾隨，老爺子見狀就不便開口了，最後老人家含這些話而去。當送十五伯父去醫院時，筆者父親及老人二子，還有樸蓀，他們四人各執被的一角送老人上汽車。掀開被子一看，老人眼珠亂轉，父親對老人的生還希望又多了一分企盼。到醫院後，元可又從老人腰上解下幾串鑰匙，並對老人說：「這樣您躺著也舒服些。」這些鑰匙都是十五伯父藏產之用，若非到了這最後階段，老人怎肯輕易放手呢？

一天上午，懷仁堂藥廠小徒弟杜毅到北樓前來送信：「十五老爺今晨故去了！」噩耗傳來，家人無不悲痛。據稱十五伯母哭得昏厥過去，元可及孝先哭得站不起來。

按照樂家傳統做法，十五伯父用的是金絲楠木棺材，依禮成殮，還用了一根絆腳繩。這時已經是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左右，人們的思想不斷進步，在喪葬方面也有了長足的改進。例如過去要把殮衣給垂危的病人在生命最後時刻穿上，這是一件很殘忍的事，臨死的人要經過這一番折騰，豈非罪過了。到十五伯父這時，已能讓病人平靜地離去，至於絆腳繩則純屬迷信之舉。筆者上中學時聽老師講過「詐屍」事件，那是極罕見的事。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屍身會因電波而動，事後屍身依然是屍身。自古以來，人們把其極罕見的事例也加到喪葬禮儀之中，因而有絆腳繩之舉。

樂詠西的子孫

十五伯父有四子，十四哥樂元可，十五哥樂孝先，二十三哥樂崇輝及二十六弟樂崇光。十一姑給他們總結了一句話，「兩個糊塗媽生了四個靈兒子」。兩個糊塗媽未必是實，四個靈兒子倒是不假。四位兄弟性情雖然有所不同，但都很機敏能幹。

元可兄經常自豪地說：「我是提溜掃帚把的出身。」當了三年學徒，對中藥店的這些事處處裡手、樣樣精通，可以掌控藥業局面。後來開設的永仁堂中藥店興旺發達，與元可的掌管是分不開的。

元可兄清唱時常將右拳放在嘴邊，他的小兒子樂億學他樣作打電話狀，並連說：「喂！喂！」一次元可十四兄調《四郎探母》鐵鏡公主「坐宮」的一場唱，筆者突然一時興起，立刻接了一句四郎的台詞，十四兄也接著念下去，我們哥倆竟唱了一出完整的坐宮。

十五兄樂孝先也到頤齡堂當過學徒，他的記憶力之好可能還超過乃兄，可惜他青年時就開始吸食鴉片。一次他隨全家去菸臺開設又一家永仁堂藥店分號時，把鴉片戒了，人也被海風吹得又黑又胖了。但回京後他直奔菸床，第一件事就是吸鴉片，菸癮又抽回來了。當時十五哥的生活規律大體是午後起床，下午四、五點時去西院老宅十一伯母處陪老夫人打四圈麻將，在那裡用飯。飯後再打幾圈麻將，然後躺在炕上，十一伯母躺在左側，

孝先兄躺在右側，各自抽自己的大菸，如是者若干年。他曾對筆者說：「我原想依靠老爺子，想老爺子活上七、八十歲，我也就差不多五、六十幾歲，想不到老人家才五十歲多一點就撒手歸西了。我又想依靠我哥，他比我才大兩歲，他完我也完，想不到我哥會來一手絕的，突然出走！」

事情是這樣的，十五伯父去世不到一年後，元可兄勸孝先要分擔業務，否則三年學徒等於白搭了。一再勸戒，孝先兄終不肯離開菸床。一九四四年，元可兄毅然出走，就憑經營藥材多年，元可兄便可以養活自己。幾天後，永仁堂的鋪務管事人找到孝先，事情逼到眼前，不辦也得辦。孝先兄本是門裡出身，又是聰明人，很快他就走上了正軌。他不但接了永仁堂，也經常到同仁堂辦公處參加有關討論，並能提出有建樹的意見。

元可兄到了西安，住在達仁堂藥店，過起獨自買賣藥材的生活。我們之間通過兩封信，他告訴筆者他的生活很自在，猶似閒雲野鶴，在山區小溪旁常光身洗衣服，枕著石頭睡一覺，還說回京後要和我們「引吭高歌」——樂云云。過春節時，祖母告訴元可嫂：「元可不在家，床頭不可空著，就放一個蘋果來代替他吧！」此後很久元可得一外號，叫「大蘋果」。兩年後，筆者父親和孝先、樸蓀商議，促元可兄速歸，父親在該信尾上寫了「餘同此意不另函」。

元可兄鍾愛的女兒李俐（原名樂俐）受到革命的影響，在一九四五年秋跟隨出獄不久的楊寧（即楊德修）表兄去了解放區，行前去新月西餐廳吃了一頓餞行飯。兩人先去了

張家口，她又轉到石家莊，開始了她革命的一生。後來她赴前蘇聯留學回國後，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多年，很有建樹，成為一名解放軍大校。筆者也同樣佩服她大哥樂俠，解放前為了革命利益，樂俠為搞學生運動而放棄了上齊魯大學學醫的大好前途。十五伯父的三子二十三兄樂崇輝現在臺灣，他篤信佛教，現已素食數年。十五伯父的四子二十六弟樂崇光和筆者在育英中學時是同學。一九五一年暑假，我們由居仁堂藥店張子良先生陪同一起去了泰安，瞻仰了五嶽之首的泰山，那時的泰山還是解放前筆者第一次去泰山的原樣。

樂傑是十五老爺樂詠西的次孫，十五哥樂孝先的長子，與筆者同庚。樂傑自幼就頭大聰明，上小學時成績優良，曾獲家庭會考中三個頭名之一。上學時他不慎丟了自行車，其父孝先責罰他走上學，直到把一輛自行車的費用省出為止。

大約是在一九四六年，樂傑在上初中。筆者表姊的未婚夫汪少庚也住在東院（筆者稱他汪二哥），他是蔣介石的貼身侍衛。一天他讓東院的男傭人擦拭手銬，這時樂傑逞能想在眾孩童面前露一手，他說：「我能帶上手銬，還可以再把手褪出來。」沒想到真戴上手銬，愈動就銬得愈緊，此事驚動了整個東院的人。這時孝先兄正在宴客，客人均為樂家人或近親。孝先兄聞訊表面保持鎮定，仍然在唱流行歌曲，但聲音已不那麼自然。當時席上有十七爺樂樸蓀，善機器修理。他試用鐵絲等物費了兩小時，捅開關扣，繼之又用肥皂水使樂傑褪出一隻手，這樣樂傑就可以睡覺了。又費了若干時間，樂傑居然兩

隻手自由了，大家才都長出了一口氣。

再說汪少庚，他為此事極為後悔。如果弄不開手銬就要到上級那裡弄鑰匙，這手銬銜了無罪之人，他是要做自我檢討的。

幾十年未見，聽說樂傑在長春成了著名婦科醫生，享受政府津貼。

四姑一家和我的姑姑們

樂家十二世，共有十七位老爺，十六位姑姑太太。這裡只說十六位姑姑。大房只有一位姑太太，就是大姑。她的女兒、筆者的大表姊中年孀居，在一政府部門當書記（舊社會的書記位卑職小，和解放後的書記不一樣）。她以有限的工資養育一家，並教子成名。父親常以講故事的形式，用她的事蹟教育我們。二姑早夭。

二房共有四位姑姑太太，四姑夫姓李，是湖北人，故四姑次子名君楚，四姑長子則中年早逝。八姑生有二子——秦二哥、秦三哥（名字記不清了）。秦二哥善拉胡琴，常與我們一起拉唱，經常唱《打龍袍》、《二進宮》等唱段。十一姑有獨子，四表兄洪鈞陶性情豪爽，人稱「楞二哥」。他帶我到北海划船，兩船相遇，他叫我推開另船，結果傷我食指，半年始癒；新指甲略顯畸形。十三姑有子一人，二表兄楊德修，又名楊寧，地下黨員，曾被捕入獄，二十世紀七〇年代被迫害致死。

三房也有四位姑姑太太。三姑無後。九姑嫁到李善人家，門口磚雕極為排場，已列為北京市保護的四合院。她是唯一不仰仗娘家的姑姑太太，也是不與娘家來往的姑姑太太。十姑之獨子張治民，他喜唱京劇青衣，和著名小生葉盛蘭先生是拜把兄弟。他曾帶筆者到冰場滑冰，他滑得又穩又快。十二姑之子段承隱表兄，曾在佑申大哥之子樂霞格搞的耶誕節晚會上見過面，沒有更多的接觸。二表姊段文嵐是京劇名家李凌楓先生的徒弟，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曾為著名老生演員王琴生先生跨刀（二牌演員），現在臺灣。

四房共有六位姑姑太太，五姑、六姑婚後早逝。七姑嫁給廣西人廖姑父，他們有二子，長子七表兄廖午橋，喜唱京劇醜行，多次票戲女起解的崇公道。他兄弟都是達仁堂的骨幹，住在老四房的果園廣平庫內。十表兄廖東生更是達仁堂的負責人之一，工作能力極強，可惜身體欠佳。從大柵欄到廠甸沒有多遠，幾位表兄都想步行，他卻一直要求坐人力車。廖氏表兄的姑奶奶下嫁給他們的六舅、我的六伯父樂達莊（號均士），成為他第三任夫人。十四姑有二子，幼子乳名狗熊。十四姑父姓陳，夫妻感情不太好。十四姑一天天地躲在公園，以致影響幼子視結婚為畏途，中年後才在國外成婚。十五姑只有程莊表姊一女，在育英初中教英文。十六姑也是婚後早逝，從未聽家人提起過她。

四姑與他們的子女們

四姑是作為續弦夫人和四姑父成婚的。四姑父是湖北黃安人，與前妻留有一子。四姑與四姑父又有二子二女。李五表兄早年去世，留下五表嫂及一子振由，乳名安東。九表兄李君楚是位中醫，乃京城四大名醫汪逢春的弟子。李大表姊婚後在外地，她先生去世後，回到娘家又住過很長時間。李二表姊多年未嫁，僅在五十多歲時嫁一青島老翁。兩三年後老翁去世，她又回到娘家。五表嫂是山東青島人，筆者見到她時，一口京片子，絕無鄉音。她年輕孀居，當時只求速死，盡情糟蹋自己的身子。中年以後，兒子有了工作，很快她又有了弄孫之樂。這時她不想死了，可身體已很不好。君楚勸她每天服用參須煎湯。這時若用整個人參，將來必要時將無藥可用。她告訴過筆者，她父病危時，她曾隻身返故里，一路奔波。等到了家門口，她卻腿軟打戰，一身哆嗦，下不了車，坐在汽車裡兩三個小時才進內探視老父。她本富家小姊，一日五餐，除三餐外還有下午茶及夜宵。嫁到北京即改為三餐，日本侵華後期北京人生活困難，李家也只好把三餐改為兩餐。她當時對筆者說：「盼望能保住這兩餐，別再困難了，那時就會是一天一餐了！」四姑臨去世時，五嫂異常鎮定，首先將老人的頭扶正，四姑乃去。在此之前，二表姊曾掐四姑腿部，當時老人還有感覺，四姑問：「你掐我幹什麼？」過了幾天，二姊再掐姑腿，她已無反應。四姑去世後，院內搭起藍布天棚，五表嫂全身重孝。接三那天的送三時，她

哭翻在大門口，用牙咬住門框大慟不已。五嫂之子李振由到青島就讀於一日本人創辦的准士兵學校，每晨均須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他們同室同學有個約定，每天由一同學來完成全室的疊被任務，大家輪流值日。每年暑假前都要舉行一次游泳大會。在海邊水裡遍放水果，最大獎品是一活鴨。幾個同學早已制訂圍鴨計畫，振由是個單幹戶，他也不做非分之想，僅游在周邊。圍鴨的圈子愈圍愈小，鴨子被逼無奈，飛出圈外，恰在振由身側，他一把抓住鴨子雙腳，無意間振由成了那次競賽的魁首。

振由乳名安東，成年後眾人仍習慣叫他安東，後來他就以此為號了。他畢業後，在日人創建的某部門工作，首次往家裡寄回了四十元。他的母親五嫂說：「這錢是他孝敬奶奶的，給老太太正月裡打個小牌什麼的也好。」後來他在北京找到工作，依然是戴黑色方帽，穿黑色制服，一看就知道是給日本人做事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昭告各地日本民眾：「日本將無條件投降。」安東他們列隊聽此消息，日本人聞訊後都痛哭流涕，而華工雇員則欣喜若狂，笑顏逐開，振奮不已。一天五嫂突然到筆者家，閒話多時，她才說三天後是安東新婚之期。新娘姓鐵，綽號鐵妞，開朗大方，全無新娘扭捏之態。眾親友小孩叫她三嫂，她都響亮答應一聲：「哎！」婚禮上有兩男士熱情地招待來賓，原來是安東的拜把兄弟。安東身帶有五條花手絹，筆者搶到一條，其餘也被眾青少年瓜分了。

四姑與十五伯母感情最好，在四姑病重時，她們還曾並臥說些體己話。四姑幾次要說

身後拜託的話，都被十五伯母攔住。後來四姑終於說出她最不放心的事，那就是：「如子（君楚乳名）和意子（二表姊乳名）的婚姻大事還得請她幫忙留心。」四姑去世後，君楚表兄理了寸頭髮型，見人就磕孝子頭，即跪地只磕一個頭，據說孝子頭是為亡人免災的。當君楚給崇輝二十三哥行禮時，他不知所措，君楚說：「我叫你拍屁股！」

在四姑去世數年後，君楚與中醫同寅吳拱賢女士成婚。婚前筆者問君楚：「『蜈蚣』長成什麼樣？」他戲答：「紅鬍子，藍靛臉！」他們婚後同在永外一個診所工作，拱賢為醫療小組組長，君楚是該組成員，兩人聯手捐款，為診所做過不少好事。他們做了九載鴛鴦，豈意拱賢竟中年病逝，先行離去。她雖未與君楚生育兒女，卻給他留下銀錠橋一處房產。君楚兄麻面，後背一側還突出，談不上英俊。李錚十四嫂為二房四位姑姑家的四位表兄總結了四個字：癩、麻、禿、瞎，當然這是誇張的笑話。而君楚兩次婚姻都娶到醫務界的知名女士。君楚的續弦夫人姓馬，在北京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系任職，當時筆者在北醫藥學系就讀，所以在學校見過馬女士。她姊姊是我們班微積分學教研組的助教。多年後一個春節，筆者到李家拜年。飯後臨行前，馬先生從小屋出來相見，原來她當時也與妹同住。李二表姊忙給我們介紹：「這是馬大姊！」筆者連說不敢，並向二姊解釋說：「這是我的老師！」

君楚兄是一位京劇愛好者，他少年時正趕上富連成科班盛字輩演員擔綱，好角如雲，有葉盛章、葉盛蘭、裘盛戎及高盛麟等。他本身喜唱老旦，與老旦名家李多奎之兄李大

爺是好友。李大爺原在梆子班唱玩笑旦，藝名「葫蘆紅」，後奉父命為二弟李多奎管事，他管事嚴謹，效率甚高。據他介紹，那次去滬與梅蘭芳博士合作時，當時言明排位只讓梅（蘭芳）、楊（寶森）。那天戲碼卻出現了倒數第二是蕭長華的《請醫》，倒數第三是李多奎的《遇皇后》。葫蘆提出異議未果，他弟兄遂叫琴、鼓一起賣力，多奎在場上得到不斷的熱烈掌聲，俟蕭老一人上場時卻壓不住場。又一次在上海，他們唱義務戲，劇院老早就掛出感謝梅先生橫幅。葫蘆卻向負責管事要份錢。該管事說：「您怎麼了？今天是義務戲啊！」於是劇院趕快掛出感謝梅劇團橫幅。葫蘆再次要份錢，並說明我們不是梅劇團成員，直到劇院掛出「感謝李多奎先生」橫幅，李大爺這才作罷。

君楚表兄自幼愛吃，講究吃，逐步成為美食家。他孩童時認為，酸梅湯無非是烏梅加糖再加水熬製而成。他想先吃烏梅，再吃糖，然後喝水，到肚子裡自然就成了酸梅湯了。當然這只是小孩的幼稚想法。筆者家廚師楊師傅通過多年實踐，到筆者小時已會做多種美味佳餚。一天楊師傅為我們蒸了甜、鹹兩種包子，君楚也在座。他只吃了三個鹹包子，卻吃了七、八個甜包子。他評價說：「鹹包子雖好，但很多店鋪都可以吃得到；而這種芝麻餡拌白糖、外加桂花的甜包子卻是不多見的。」他中年時住在銀錠橋附近，與烤肉季比鄰而居。烤肉季的廚師們在一次全市餐館參加的競賽中請教君楚，並請他提出意見。他說：「你們是清真館，可用羊肉和雞肉各熬濃湯，然後撇去上面的油花，用此清炒蝦仁。」烤肉季的師傅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獲得了這次競賽的第一名。

君楚兄是老北京，喜歡養活物，什麼貓、狗、鳥類、蟲類都愛養。平時養百靈、黃雀等鳥籠子裡的活物。新秋鬥蝓蝓兒，深秋用葫蘆在懷裡盤蝓蝓兒。而最喜歡的是玩鴿子。他住在後院西屋，就在西屋南側蓋一小柵欄，養著二、三十隻鴿子，內多為黑點子、鐵膀等種類，也有幾隻當年講究的白尾巴，如黑鳥、紫環等。君楚每天餵食兩次，通常是高粱，早上九點及下午五點。他到十五伯母家去，到了下午四點多鐘就回來餵鴿子，十五伯母常諷刺地說：「又到了開飯的時候了！」有一次飛來一隻別家的鴿子，恰在此時，住在北屋的秦二嫂正端著一小盆白米站在院中。君楚不顧當時白米的價格，抓來一把撒在地上，那鴿貪吃，終被君楚得去。還有一次筆者家丟了一隻尾巴有毛病的黑點子，後在君楚柵內發現了牠。又有一次君楚的整盤鴿子飛臨同仁堂藥廠的房檐處（筆者家養鴿地），飛了幾圈，筆者忙用自家的鴿子墊了兩回，他的鴿子還是飛回去了。他家優良品種的鴿子蛋從不外賣，老郭收到的都是君楚不要的鴿子蛋。他到筆者家來，父親常提議：「君楚，咱們聊聊鴿子吧！」這是大家的共同愛好，聊起鴿子，幾個愛好者都興致盎然。

君楚兄老年時，久在後門仁一堂坐堂應診，他住家離此不遠，扶杖步行即可。這時他有一養女，後得一外孫。一天晚餐君楚兄與外孫共進涮羊肉，笑語歡聲，夜夢中竟自離世，沒有任何痛苦，如此善終令人羨慕。

李大哥是四姑父前妻之子，在京漢鐵路線上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時，樂家二房

全體人員跑到漢口，與李大哥一家相見。他的女兒們曾烹魚待客。幾十年後李大哥退休回京，即住在君楚兄的門房院。李大哥的長子李振威能力很強，做什麼他都好勝，喜得第一，幾經挫折，改學畫國畫，依然難居榜首。他十六歲時，一頭黑髮因病全部脫光，使他傷心異常。三十四歲時，與比他小十七歲的女士成婚。他屬虎，女士屬羊，當時女眷們都為羊入虎口的迷信說法有些擔憂，但婚後二人過得挺好。不久他們得一女，振威對此女愛如掌上明珠。他與南廳大嫂走得近，還常輔導大嫂子女效顰和美琪的功課。

牌房內外

老北京人將排行十幾的男男女女，往往在稱呼時省去「十」，只稱個位數，例如先父排行十七，很多外人常簡稱七老爺。樂家人也不例外，父親稱十一老爺的夫人為「二嫂」，稱十一姑姑太太為「一姊」。

東院十五伯母家每天有一桌麻將，崇光弟告訴筆者，有兩三次打牌人恰好是一姑、二姑、三姑和四姑。一姑是十一姑的簡稱，二姑是十五嫂李慧娟的生母。慧娟幼時過繼給近支長輩，而稱自己生母為二姑，崇光弟等自然也隨著嫂子叫二姑。三姑與四姑是樂家十二世大排行中當然的三姑與四姑。四姑和十一姑是我們二房的人。

三姑是三房的人，是三祖母之長女。筆者見到她時，她已年屆半百，依然是位徐娘半

老的麗人。她高挑的身材，大雙眼皮，鼻正薄唇，年輕時一定是天生美人了。她與陸姑父成婚，並未生育，中年孀居，過繼夫婿之姪為嗣。解放前，她獨居中南海公園，其妹也住在中南海公園另一個住處。園內遊人不多，三姑還是雇一老漢擺一紙菸、糖果、汽水攤。她同時叫老頭幹這幹那，老人被她指使得暈頭脹腦，走去又走回。如此幾次，最後兩人都啞然失笑。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三姑推薦一位青年廚子楊師傅給祖母。當時他只會熬白菜，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不斷地鍛鍊，楊師傅竟然成為手藝不錯、小有名氣的廚師了。祖母一餐飯要吃上一兩個小時，經常對客人講：「吃菜要吃個真味，我家的菜從不用不正規的調味品。」又道：「湯熱一下就會好喝一些。」殊不知那全在於廚師的法寶——裝在他們懷中的「味之素」（日本侵占北京時市售的味精）上頭哪！三姑晚年經常到老宅西院十一大媽處或東院十五大媽處打牌消遣。

四姑有種喘病，發病時也不能臥，常需臥伏枕上以待天明。崇光所述四人打牌情況，那是四姑最後一次回娘家，在東院住了近半年。她在家時根本是足不出戶，以致日本侵華幾年，北京淪陷數載，她老人家尚未見過日本人。趁四姑身體尚可之際，十五伯母接她到東院住了一段。她從自家門口乘人力車到東院，她不願被人抬入而要步行，十五伯母叫一傭人抬椅隨行。四姑在眾人的簇擁下，歇了七次才進入東院北大房。四姑自知這次是回娘家的最後機會，遂命元可兄為她照了將來用的遺像。照相地點選在東院北房客

廳，亦即在牌桌之側。四姑身著深色長衫，坐在條案旁邊，兩腿交叉，照的是全身坐像。四姑父的遺像用的也是一張坐在籐椅內的全身像。

在那幾個月內，四姑和十一姑依然沒忘鬥心眼。常聽四姑說：「我花的是老樂家的錢，又不是花你們洪家的錢！」

善良愛國的十七老爺樂東屏

筆者先父樂東屏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生得勻稱，相貌堂堂，頭髮稀疏，中年謝頂，生性老實，略顯愚鈍。他大母曾三次讓他賣糊塗——讓他身背葫蘆（諧音糊塗）跑到牆角，隔牆將葫蘆拋出牆外。他出生在農曆四月十二，祖父樂仲繁（樸齋公）逝世於農曆五月初五，就是說他出生僅二十三天就遭父喪。父親的命運與墓生兒並無差別，按過去的傳統說法父親命硬，不招人喜歡。年幼無父，他們孤兒寡母的淒涼可以想見。遇有不愉快，父親常向他的大姊即筆者的四姑訴苦，四姑則說：「你是庶出，應該知道這一點。」所以父親從小就立志：「庶出也一樣有好孩子。」年稍長，老保姆一邊喝酒，一邊同情地說：「咱們（指父親）到公事房跟他們也要說道說道。」再說祖父突然病故：當天上午祖父從西院老宅到斜對門的東院辦事時，約十點多鐘時忽然頭暈，就坐在他常坐的一把搖椅上，一會兒菸袋從他手上落地，老人家竟溘然長逝了。推測祖父患的是腦溢血。出殯那

天大雨，但極其風光。前站已到前門，靈柩尚未出打磨廠新開路內的靈堂。

祖母張義芳，個矮白淨。她從不提她的身世，從她隻言片語中，猜想她年輕時曾在張家口一帶荒漠地區待過，生活頗為艱苦。到樂家後，每天要到曾祖母處問安。祖母的一大失誤，是把父親財產存在瑞生祥綢緞莊，該店倒閉，造成嚴重損失。自此之後，父親的財物由個人掌管。

北大房五間大廳高高在上，有三層台階，自祖父去世後常無人居住，喜壽時用來招待客人。春節時，北大房前要掛五盞大型五角形宮燈，硬木雕花為框，中嵌玻璃。為免大風損壞，各燈之間繫一紅繩，以能起到一定固定作用。宮燈一掛，很顯氣派。祖母住的三間東廂房門前掛兩個較小橢圓形燈籠。一年父親買來大型扁圓形暗綠色宮燈，上繪葫蘆萬代的複雜圖案。還有一年，父親買來花洞子（溫室）燻出來的牡丹，好像品種是「趙粉」，大朵粉花，很增節日氣氛。儘管室外寒風刺骨，室內卻春意盎然。

十一伯母住的南大房，前後玻璃窗，較北大房稍遜一籌。春節時，她家也掛較小橢圓形燈籠。西廂房是八嫂的佛堂，她有北大房後面的整齊三合院，所以在西廂房極少露面。只在一九四八年冬，國民黨軍官們前來號房子時，她頭戴老年棉帽，孤立無援地說：「咱們是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塊兒！」祖母熬的臘八粥中放紅棗棗泥、豇豆等物，先用棗皮熬湯，所以粥呈暗紅紫色，十分誘人；而八嫂所送的臘八粥白白的，呈淡灰紅色，上放一棵香菜，一看顏色就知道配料火候不足之故。親友中，中醫吳鷺涵大哥最講老禮，

給長輩拜年一定要磕頭，怎麼攔也攔不住，否則他認為你不懂規矩。筆者少小時隨著大家給六伯父辭歲，聽表姪李振威說了一句「恭敬不如從命」。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晚輩對長輩說一句得當的客氣話，他的叔叔李君楚表兄就不如他處理得恰當。表兄給父親拜年，已跪倒給父親叩了兩個頭，再叩一個即算禮成。就在此時，父親客氣地說了一句「你何必這麼多禮啊！」表兄立即爬起來改行三鞠躬禮，顯得有些做作。

一年佑申大哥回來給祖母拜年，禮畢，祖母問：「大爺身子骨好？」答：「好，好，謝謝您了，奶奶！」又問：「大爺，吃得好？」答：「吃得好，謝謝您。」再問：「睡得好？」答：「睡得好！」問：「走動也好吧？」答：「都好，都好！」我當時不解「走動」二字，幾年後我知是指二便通暢。這兩位元清末生人，他們的對話，大體上體現了當時的寒暄套話。我十五、六歲時，父親每到春節必得感冒，李君楚表兄為此必先準備了用紅顏色染的開方紙，寫上「老舅吉方」。直到第三個春節，父親又感身體欠安，但他還是出席了各項賀儀。在他生病的兩個春節，由筆者代替他去懷仁堂藥店去送神及團拜，筆者也換穿藍綢子棉袍、黑馬褂，午夜前乘車去懷仁堂。先行送財神大禮，跪下先叩兩個頭，再舉酒杯，從左向右，將酒分三份，潑灑在地上，再叩一個頭。然後是團拜，眾夥友站成一圈，彼此作揖行禮，然後左右互換，再行一次作揖禮，即算禮成。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每年的大年初一，筆者從十四歲到十六歲，都要到大北照相館去照戲裝相。第一年照的是楊宗保，第二年照的是竇仙童，第三年照的是戰太平的花雲。

紮靠是要有幼功的。儘管照相館師傅很盡力了，可靠旗歪了就不好看。元可兄評論我的寶仙童手臂沒有外翻，可君楚表兄說，元可十四兄還沒照出這樣水準的戲裝相呢。

筆者父親不是一個聰明人，但非常努力。他不會走捷徑，不知發動群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只知事必躬親、勤勤懇懇、踏實認真地鑽研業務，所以他經管的懷仁堂藥店能循序漸進，不落人後。他的不足之處是遇事猶豫、難下決心和不守時，常常嚴重遲到，甚至跟人比賽遲到。一次聽說席上有六哥樂益卿參加，就更加晚到，而且理直氣壯，毫無歉疚之意。

父親結過兩次婚，夫人都是美女。一九二九年夏他娶第一位夫人吳問先女士，可惜一年後病故，這對年方二十歲的父親是個很大的打擊。在他們結婚當日，恰逢某族人在搞藥酒，他需要大量汽水瓶，所以每來一客，他必讓一瓶汽水。在這一年中，吳母做了一件大好事：為有兩年菸齡的父親戒掉紙菸，父親從此一直沒再吸過，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年夏天，樂家某個長輩去世，屍臭難聞，父親才又吸了一支菸。吳母的辦法是自己點著一支菸讓父親在旁邊看著，問他是何感覺？如此簡單一招，竟把父親的不良習慣拿下馬來。吳問先母親去世時，筆者父親非常悲痛。那時西園二哥也遭喪偶之痛，他早年失正妻，心愛的如夫人又離他而去，悲痛已極。他們叔姪二人同時痛失紅顏知己。

一九三〇年冬農曆臘月初四，父親和筆者母親宋鴻恕女士結婚，原定春節後二月迎娶。恰在此時，三祖母病重，父親一面給她送去大山參，一面將婚期提前。母親貌美而

賢淑，通達事理，在娘家讀過私塾，懂詩詞，擅書法，文化程度比父親只高不低。外祖父宋襄晟原籍安徽懷遠，是當地一名企業家，後到河南安陽開辦紗廠，離職後來到北京養老。母親身高二百六十六公分，和父親生活和諧。父親每天都要將見聞如數告訴母親，然後兩人討論有關問題。老保姆趙氏評論說：「夫妻二人有一個明白人就好辦事了。」她說母親是個明白人。一次筆者問母親：「您二人的感情是不是極好？」答：「談不到極好，但有需要，我可以替他去死。」

小學時，筆者常和弟弟打架。有一次兄弟兩人動了手翻滾在一處，養的三條狗不知所措，於是就狂吠起來，驚動了樓上的母親。她長歎一聲，遺憾地說：「我們姊妹的感情是那麼好，而你們現在，打架打到狗吠一片。」於是她講了她手臂上傷疤之謎。她十六、七歲時，家中一再出事。兩三年內，家中就送出三口年輕人的棺材。這年六姨病入膏肓，母親聽說古人有割己之肉可救親人之說，於是她毅然用剪刀兩剪子剪下左臂之肉放入藥鍋內，希望能救治她的六妹，但六姨還是病故了。後來她戴一牙質臂鐲來掩左臂疤痕，但她終身不悔。二舅宋鴻忠在我雙親婚後與父親一起在北海划船，兩人都年輕有力，不知應沿船的尖頭前進，而反方向運槳。未幾，二舅得了猩紅熱，不治身故，年方二十歲。外祖父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又受了一次喪子之痛。外祖母幻想讓二舅在樹上現身，讓老人家再看一看。外祖父勸慰老伴：「你不算無兒，只是他沒有給你養老送終罷了。」

筆者父親十七、八歲時到新開路東院養鴿子，經過十五伯父家，見到群妓的生活。他說幾個美女下台階時猶似彩雲一片飛舞而來，但他能潔身自愛，經受住這一考驗。在東院玩鴿子的幾年，他能直去直來。父親這一優良作風不僅讓他終生受益，而且傳給了我弟兄。筆者現已年近八旬，從未犯過男女錯誤。解放初期，西園二哥曾帶領父親去逛窯子，並說：「我們喝您的邊！您比我們占便宜，因為您年輕啊！」元可在一旁反駁說：「老叔年輕什麼呀？頭髮都已經謝頂了！」事後父親向西園等表白說：「老將就是老將，不會一下就掉進迷魂陣去！」

父親辦事非常認真，很有鑽研勁，不聰明但肯琢磨，不把事情弄明白不肯罷手。初時，他看到細料就拿不同等次的樣品認真對比，不懂時就請教老藥工。人參、西紅花、羚羊角、犀牛角等的好壞在他頭腦裡形成了概念，好的細料應該有哪幾條標準，他都做到心中有数。鑑定牛黃，更堪稱一絕。再驗貨時，他會用他頭腦中的幾條標準來判定貨是真還是偽，品質是好還是差。

他收藏古瓷也用辨認細料藥材的方法，他不能判定真偽，就到故宮陶器館去觀摩學習，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直到他對故宮瓷器真品的顏色、質地能夠默記於心了才離去。至於商店裡盜品的年代，是真品或是贗品，甚至是後掛彩（即明清的白盜胎而在現代補充繪畫之品），還是什麼花樣，他都能比較有數，致使他的收藏品都是真品。古玩鋪中店員不無遺憾地說：「我們掌櫃的說了，對您這樣的買主，我們並不太歡迎！」

父親是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精通瓷器呢？不是，他在年輕時海買過舊物件，上當後逐漸提高了自己的鑑別能力。他二十幾歲時，有一個舊貨展覽會，父親還和一董姓男士比賽買瓷器，該展覽為他二人延期十天。當時父親明知是假貨，可妄想著要有一件是真的就發財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搞十大建築。我家住在方巾巷草廠，恰在北京火車站對面，屬於徵用地帶。方巾巷舊宅有房四十一間，新家僅有七間住房，無法存放這些收藏古玩、木器。於是雙親商定，最後將全部收藏品明清瓷器九十九件、古老硬木傢俱五十件捐給故宮，飼養的名貴鴿子捐給了北京動物園，桂花山子等名貴花木捐給了頤和園。僅明朝紫檀木大畫桌（平頭案）一件與十六間懷仁堂製藥廠的房產等價。全國工商聯工作人員星璞先生及樂英女士共同撰文以〈比文物自身價值更珍貴〉為題，發表在工商聯刊物《服務於學習》（一九八五年一月）上，報導了父親捐獻的事情，現摘錄其中有關幾段：

樂東屏是著名的中藥老店北京同仁堂樂家的後裔，解放前是同仁堂國藥店股東、北京懷仁堂和濟南居仁堂國藥店的經理。他是古董珍玩的收藏家，也是異卉珍禽的熱愛者。

一九五八年，國家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興建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北京火車站等十大建築。樂東屏聽到自己所住的方巾巷草廠七號的四十一間住房也在徵用之列，就聯想到遷居後家中文物、花樹等的安置問題。這些東西是他集半生的精

力和財力收集的。時隔幾十年，提起這批文物，這位七十四歲高齡的樂東屏還清楚地記得文物的形狀、顏色、製作年代、花型圖案，等等。真可說是歷歷如數家珍了。

樂東屏的夫人宋鴻恕善刺繡、書法。老夫婦都生於清末民初，雖無衣食之慮，卻也歷盡滄桑。解放後，工商業者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與重視。樂東屏的姪子樂松生由國家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成為樂氏家族的光榮。在企業公私合營後，樂東屏被任命為西城藥材公司區店經理，成為國家幹部。

樂東屏想把文物、花卉等捐獻給國家，早有此意。先捐獻的是有生命的東西。譬如一九五六年，他將家養的一批名種鴿子全部贈給了西郊公園（即後來的北京動物園），其中一些鴿子還被公園作為互贈品種與外國進行了交換。一九五七年，他又將七盆一人多高、百年以上樹齡的丹桂和四季桂贈給了頤和園。他家中的一些珍品在全市文物界都是相當著名的，常有人找上門來，出高價索購，都被他婉言謝絕。他家中收藏的明代紫檀畫案，有人幾次專程來訪，希望買下。樂東屏搖搖頭說：「我只想將來獻給國家。」他想，過去，由於戰亂和舊政府的腐敗，祖國的大批文物已經流失海外，炎黃子孫無不為之痛心。自己的收藏不過一鱗半爪，如再分散開去，實在太可惜了。只有獻給人民和國家，才能心安。

這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父親樂東屏經向有關方面聯繫，決定把自己收藏的

明、清兩代古玩盜品九十九件，紫檀、黃花櫨等硬木桌椅五十件，以及鐵樹、臘梅等十五種樹木花卉捐獻給故宮博物院。這年秋季，這些捐獻文物在故宮展出，一些文玩裡手稱讚說：「樂先生收藏的文物真是件件皆精。」

這些文物中，有明盜七件，其中明永樂甜白釉僧帽壺因形似僧帽而得名。明朝瓷器以純素為佳，永樂年半脫胎甜白釉最為著名，瓷質滋潤、細膩，有假玉之美譽。永樂至今已五百多年，此品壺蓋並存且完好無損，確屬難得。清盜有九十餘件，多是乾隆以前的製品，即使是較近的道光年間的製品，也都是御窯慎德堂所產。其中，清雍正御製琺瑯奶子碗，四周繪有彩色牡丹，花心處以胭脂水色料彩篆書「萬壽長春」四字，色彩豔麗，花型精美。木器也各具特色，除上面所述紫檀畫案外，還有名貴黃花櫨衣櫃，高大堅實，每櫃約四扇開門，鑲銅，均為鑿花鍍金。其他精品，不勝枚舉。

筆者父親還有一項技術，即祭祖拜佛時，他可以把香燃得很開，火焰燒得極旺，插入香爐時，香已經燒去三分之一，在他前面燒香的十伯父對此很有忌憚。

我的祖母張義芳

筆者祖母張義芳個矮，有著一張北方婦女普通的臉容，但皮膚細白。她與祖父成婚約四年，祖父就病故了。在此複雜的大家庭中，以她不高的文化水準，撫育未滿一月的兒

子成人絕非易事。她回憶筆者父親小時候的事：一年夏天吃西瓜，祖母故意切成一大一小兩塊。父親伸手就拿大塊的，祖母阻止了他，並給他講道理，要他懂得謙讓。父親不但不聽勸說，還把西瓜打翻在地，惹怒了祖母，罰他向著地上的西瓜跪拜。祖母說父親自小就喜歡小動物，有一次他抓到一隻小麻雀，還為牠洗澡，並打開祖母撲面的粉盒，為麻雀撲粉，鳥兒一飛，弄得滿屋粉塵。

祖母年輕時就守寡，從那時她就開始吃齋念佛，逢三、六、九日必要吃素，而且還忌葷筷子（吃葷的人不能夾她的素菜）。旁邊桌上供一祖父照片，他端坐椅上，身著袍子馬褂，頭戴帽盔，足蹬靴子。馬褂上有明顯暗花，一副清時富人打扮。祖母吃飯時在此照片旁放一雙與自己同樣的筷子，放上一小碟菜。每逢年過節，祖母更要給祖父上供，順便提一句父親相貌很像祖父。

祖母孀居不便穿大紅大紫衣服，於是她就在藍、棕、灰色長袍上滾上一道同色條子，以達美觀。她每天下午都要坐自家人力車外出逛街。筆者家有兩輛人力車：一輛黑色的與常車無異；另一輛米黃色車是祖父請廠家專門特製的，座位寬大，約為常車的一點五倍，零件多用薄鐵板製作，比常車要堅固耐用得多。老宅西院和東院各有一輛這樣的黃色車。每到祖母外出時，車夫老趙都要事前把車停放在花廳處，等候老太太出門。筆者在花廳遇見祖母上車兩次，並強行跟去。第一次隨祖母外出是到天瑞居吃飯，記得有一盤涼菜是酒糟肉片，美味非常。第二次隨祖母外出是到廣和戲院去看京劇，當天劇碼是

十二生肖戲，最精彩的一齣是《殺狗勸妻》。李少春梳一上翹的髮髻，滿臉塗紅，怪模怪樣的形象令人發笑。著名旦角演員李玉茹飾演樵夫，她本有笑場習慣，哪經得住少春如此打扮、認真做戲，早已控制不住，忍俊不禁地一再笑場，全場氣氛熱烈非常。再加上著名武丑葉盛章反串的樵夫之母插科打諢，更使全劇生輝，全場沸騰起來。此後幾十年，至今也未曾聽說各地院團再演過此劇。

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末，一年春節除夕三十晚上，祖母買來幾層合子花炮，晚上請南大房的十一伯母等人前來觀賞花炮。十一伯母正在讓兒媳為她剪頭髮，祖母連著催請兩次，致使割傷了十一伯母的耳朵，為此祖母一再向十一伯母道歉。當人們都在西院四周站好後等著看花，由男僕小趙點燃專門在院中央搭起架子上盒子的引線時，一聲巨響，隨即菸花驟起，光芒四射。小趙尚未跑出菸花圈，菸花餘灰一再落在小趙光頭上，他邊跑邊揮落菸塵。放過第一層菸花，一兩分鐘後又燃起第二層，如是者連放三、四層。可惜當時筆者年齡太小，只覺得五顏六色，光華耀眼，非常好看，但尚看不出各層之間有什麼不同，每層到底是什麼名堂。

祖母性格不大好，可能與多年孀居有關。尤其是到了過年過節過生日期間，她更要鬧脾氣。在筆者幼兒那幾年，老太太一動怒，先披頭散髮，就某件事情高聲叫罵，雖不與兒媳正面衝突，實際是藉題發揮。在我記憶中，經常是祖母扶住桌子一端，母親扶住桌子另端，不然祖母就會掀翻桌子。

平時祖母很仁慈，在公園裡常踮著小腳和孫子們賽跑，為此老人還差點摔了一跤。父親對她的「危險行為」一再勸阻。有一次祖母吃到甜脆的棗子，她給母親留了四枚，過了一會她又忍不住吃了兩枚。這時母親來了，祖母說：「你再不來，我會把剩下的兩枚棗都吃光了。」筆者學齡前一直是隨著祖母吃飯，她餓了才叫開飯，她一餐要吃一兩個小時。到筆者兄弟們上學後，再不能過這種不規律的生活了。母親帶著四個子女回北樓吃飯了，母親也得到很大的解放。

當年在祖母那裡吃飯時，哥媽趙氏一天夜晚腹飢，飢腸轆轆，腹鳴不已。母親聽到後有意給她燙飯，又怕剩菜變了樣被祖母發現，於是就用手指在各菜的尖處略取少許，勉強湊和了過去。筆者考大學前夕，父親要求全家保持安靜，可是到了晚上十時，祖母仍在聽收音機。父親勸阻兩次後，祖母把收音機的音量放小，但仍不肯關掉。這時收音機仍在發出「沙沙」的噪音，父親再次對祖母說：「您要是再聽，我就拔插銷了！」第二天就是高考了，高考前夕考生本就忐忑不安，難以入睡，所以父親和祖母的對話，筆者聽得一清二楚。

一九四六年農曆七月初七，正是牛郎會織女的日子。這天清晨哥哥離世，祖母佯作不知，乃因七月二十一是祖母壽誕之日。若知長孫病故，不足半月自己就要過生日，似乎有些說不過去。母親前來祖母處，祖母問了一句哥哥病情，母親回答說還是那樣，到七月底祖母再問，母親就告以實情。

筆者和祖母之間有過兩次不愉快。一次是正月初幾，筆者對祖母那唯我獨尊、發號施令、絕對權威的作風很有看法，說出話來就語含諷刺。初時祖母沒聽出來，還誇筆者能言善辯，繼而發現筆者語中有刺，於是就沖冠大怒，高聲斥罵起來。這時表兄洪鈞陶恰來拜年，好言好語地勸解了大約一小時，祖母的氣才算平息。表兄不無遺憾地說：「原來我是想找你們來玩，誰想到大正月的，卻遇此不快事端。」另件事發生在此次不愉快的兩三年後，那時筆者開始癡迷京劇，而家中有大量唱片，是祖母和父親歷年積存的。其中有梅蘭芳、余叔岩等名家唱段和不少廣東音樂唱片，還有一張法國人灌的洋人大笑的唱片。在筆者學齡前，祖母常放這些唱片給我們孩子聽。但到了筆者上初中時，存放唱片的小櫃就放在筆者居住的北樓，可祖母拿走小櫃上的鑰匙，就是不讓聽，一年半載不開一回，筆者只能望櫃興歎。筆者開始有所行動，先是故意在祖母窗外廚房裡高聲喊叫：「給我蔥，給我蒜，你們一直留這些東西要到什麼時候啊！」祖母聽出筆者語內有因，但筆者的真實意思沒有表達出來。祖母問了一句怎麼回事，女傭王姊忙答：「剛才二少爺前來要蔥要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過了半個月，祖母根本就沒有開小櫃的跡象。筆者就大膽採取開櫃行動，用小刀在櫃門鑰匙處挖開一個小洞，打開櫃門，只見櫃下邊有十個隔層，放滿唱片，上面四分之一是空擋。筆者當時真是欣喜若狂。從此可以享用這些唱片了，真是過足了戲癮。

祖母五十多歲時，一天突然中風，當時口歪眼斜。聽說沛仁堂藥廠碾藥員工畢二會用

鱈魚血拉治患者，於是買來鱈魚，請來畢二。他用割破鱈魚的鮮血往祖母嘴歪的反方向拉了幾次，果然祖母的歪嘴有所好轉，但離徹底治癒相去尚遠。一直到幾年後祖母病故，中風後遺症也未完全消失。還有一次節日祖母見到外祖母，她感慨地說：「唉！親家太太是頭搖，我是手搖（顫抖）。總之，咱們都老了，都有病了！」

祖母六十大壽，早晨父親尚未起床，四伯父樂敬宇就來到祖先堂為祖母賀壽。父親聞訊後趕到祖先堂，未及開言，四伯父先向父親拱手道喜，並送來豐澤園飯莊高級酒席燕窩魚翅席禮券一張。當晚席宴設在豐澤園，尚未開席，西園二哥就開始大杯喝啤酒了。七時許，五席同開，熱鬧景象，令人難忘。僅隔半年，祖母因患腎病，到北大醫院去檢查身體。走時她高高興興的，豈意竟是一次不歸路。父母親總認為，醫院是個病菌傳染源，讓筆者少去。祖母入院不久，父親請來懷仁堂坐堂醫生、中醫黃大夫為祖母看病。黃大夫竟對父親說：「您準備老太太的後事吧！」一句話真好像晴天霹靂，令人措手不及。到父親選好柏木棺材、工人正在匆忙趕活時，祖母竟匆匆而去，亡於尿毒症，享年六十歲。那時筆者已是成年人，而沒能送祖母最後一程，深感內疚。祖母同室病友恰是筆者育英高中好友虞積仁之舅母，積仁因筆者沒去探視祖母，狠狠批評了筆者一頓。祖母病逝時只有母親和十七哥樂樸蓀在場。母親日常見識比父親高，但多年來從來都是唯父親意見馬首是瞻。父親當時正為祖母的棺木事情奔忙，而樸蓀想自己是大男人，為祖母穿衣服的事有所不便。母親就在這種猶豫不決的狀態下，同意了先讓護士用被單包裹祖母遺體

送入太平間。父親得悉後，對在場二人深為不滿。母親當晚想了一夜，終於想出了辦法。在新開路老宅東邊有一位專門看婦科的女大夫何芬，樂家人常到那裡打補針，請她幫忙是最合適人選。她為祖母遺體穿了內衣，又請幾位女傭為祖母遺體穿了外衣，此事才算圓滿解決。下一步是喪儀前要發訃告，怎麼寫法？這又是一件不好辦的事，但凡忘了誰都會讓別人不高興。考慮到最後，訃告乾脆只以父親樂鎮一人的名義出面，訃告周邊用黑框圈起來即可。通知人中有一位是老親邵厚夫，他是二老太邵氏夫人（父親大母）的內姪，多年來久未來往了。父親說他賺了樂姓人很多錢，理當讓他在祖母靈前一祭。於是就讓筆者之弟崇祺查看電話簿，但簿上並無邵厚夫之名，只有一個近似名邵海父，父親就依位址以邵厚夫名義試投一信，果然是他。筆者與邵公從未謀面，更談不到有什麼過節。通常人們多自比滄海一粟，而邵老伯竟自名海父，太不謙虛了，令人觀之有狂妄自大之感。

一九五二年農曆二十七日，依然在豐澤園飯莊禮堂舉行祖母開弔喪儀，父親著一身黑色制服，筆者兄弟身穿藍色制服，父子們都是臂纏黑紗。賓友中有邵厚夫之子邵氏表兄，他年約四、五十歲，頭上已有華髮，送來一副藍色綢質輓幛。

出殯那天，元可及孝先昆仲等都來送殯。蓋棺時，父親極為親切地叫了兩聲娘，然後才說「躲釘」。父親只讓祖母子孫前去送葬，餘人一律被擋駕。出發時，筆者所乘之車司機不太懂得規矩，想第一前行，被元可十四兄阻住，告訴司機讓靈車前行。次日早晨，筆者還未醒來，就聽母親嚎啕大哭。她在哭祖母去世，哭了好一陣，方才止淚。父母親

似乎有個共同點，就是遇到喪事，盡量不在人前落淚，抑制自己的悲情從容辦事。父親悲哭更是在祖母逝世後一兩週。那天下午，筆者從北醫放學歸來，看見父親雙目紅腫，淚眼汪汪。母親告訴筆者，他正在哭祖母，並說父親從來控制自己情緒，一哭就不能正常辦事了。

祖母最後有個願望，她要與筆者兩歲小妹凌翔（即肅君）合個影，幾次對父親說：「十七爺（祖母對父親的專稱），你抽空給我和凌翔照張相吧！」但此願望，終未實現。

父親與我二三事

一、中學生不會沏茶

筆者上初中時，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優越生活。自己不曾沏過一次茶，更不會自己烙張餅，甚至連最簡單的下麵條也不會。一天，筆者隨父親同到裡帳房，恰值火爐上鐵壺中的水開了，筆者有意取悅父親，就拿起鐵壺往盜壺中倒滿開水，然後撒上一把茶葉，認為這就是沏茶了。不料，父親卻說：「你怎麼不先放茶葉，然後再倒開水啊！」筆者知道自己又露醜了，滿面羞愧，尷尬不已。這時帳房先生東鐘忙來解圍，他說：「滾開的水，用這種方式沏茶也行。」

二、亂寫信封東瓜鎮

又一次也是在裡帳房，筆者在一個舊信封上亂寫，寫上「東瓜鎮茄子村黃瓜大街，十七老爺台啟……」。玩耍一陣後又到裡帳房，東鐘告訴筆者說：「剛才十七老爺看到您寫的信封，沒說話就走了。」筆者知道惹了個小麻煩。下午筆者再到裡帳房（院內東廂房），父親正在祖先堂（院內北上房）同與會者討論同仁堂的日常事。他遠遠地聽筆者說了一句粗話。回到北樓，父親不再保持沉默，問筆者連續發生二事原因，筆者忙檢討說：「亂寫信封是沒動腦子的胡畫，請父親不要生氣；至於下午說粗話，那是在起誓發願，並非有意罵人。」父親聽解釋後怒氣稍平，又訓斥了幾句，筆者才算過關。

三、救命的餃子

舊社會春節也叫年關，在此階段，買賣商號都要結清這一年彼此的債務。臘八這天，筆者家除了要熬香噴噴的臘八粥，還要用醋泡臘八蒜，三週後臘八蒜呈碧綠色，非常悅目，誘人食慾。初一吃餃子，蘸著臘八醋，就著臘八蒜，是一頓美味佳餚。臘八蒜更有一番妙用，「蒜」「算」諧音。很多商戶既想要對方歸還除欠款額，又不想傷害彼此關係，所以送臘八蒜以要帳。很多人會在年關前想方設法還帳，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或是真沒錢，或是能拖就拖，債權人不得不登門討要。因此，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每到

農曆臘八，父親總會向筆者念叨商界有關債務的諺語：「送信的臘八粥，要命的糖瓜粘，救命的餃子。」送信的臘八粥是說，欠別人的錢應準備節前還清，如一時不便，必須採取有關措施，以避免發生更大的糾紛。要命的糖瓜粘是到了臘月二十三，仍不能還清債務，債主會登門要帳，甚至是在家坐等，大有不還錢就不走的架勢。救命的餃子是說，到了農曆除夕，三十晚上人人都回家過年吃餃子去了，欠債人也暫時緩口氣。

父母恩情重

筆者父親來到世上，未及一月就遭父喪，因此他是在單親撫養下長大的。在此期間，他受了不少欺侮，所以他深知無父的苦澀滋味，故他對他的子女百般呵護，愛如珍寶。孩子學齡時，他為子女選擇最有名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在筆者上小學時，他每晚都要到哥哥和我的臥室巡視一番，看看我們的被子是否被踢開，衣服是否穿好。夏日，筆者常敞胸露懷，清晨起床時發現上衣的釦子已經扣好，知道是父親的愛子之作。但往往釦子繫錯了位，筆者知道這乃是筆者睡姿不穩之故。一次，父親正為筆者繫釦，筆者在睡夢中竟罵出一句髒話，父親很生氣，要叫醒筆者訓斥一番。母親勸阻父親說：「他夢中囈語，你豈可當真！」

一九四六年，四房十六伯母的女兒們，盼文和絢文要去美國留學，父親考慮筆者是否

與她們同行，終因筆者年齡太小而放棄。父親說：「過兩年再說吧。」筆者上高一時開始戴眼鏡，卻又不準備擦眼鏡之物，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父親前晚洗好的手帕擦拭鏡片，往往在手帕上留有眼鏡上汗汗抹成的一條條墨綠汗跡。父親抱怨說，自己洗乾淨的手帕為眼鏡所染，而不留手帕，又怕筆者早晨上學時無處擦眼鏡。

筆者最依賴、最親熱、最喜歡的家人是母親，母子感情極為深厚。在筆者四、五歲時，一次高熱抽風，母親照看筆者，竟七天七夜未合眼。因此筆者對雙親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一直到婚後。在剛工作的兩三年中，每次出差數月返京時，見到父母都會不自覺地流出眼淚來。在此前七、八年裡，最大的樂趣就是和父母聊天，那真是情之所至，無拘無束，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真是暢快淋漓。現在回憶起來，仍覺溫馨，心裡暖洋洋的。父親每晚必把這一天的經歷、大小事情與母親討論一下，這時母親都要提出個人看法，糾正一些父親處理不當之處。例如，一天晚上，父親與親友聚餐，他善意地要將長他兩歲的元可騎來的自行車代騎了回去。因當時北京夜路較黑，特別是小胡同，更是摸黑難行。但父親說了卻沒去做，而是由元可弟弟孝先騎回來。母親及時糾正父親這一舉動：「你辦好事就要辦到家，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你今天的做法有些買好之嫌。」

筆者家有個習慣，一人外出，回來後必將一路見聞告訴大家，讓家人同享此快樂，多年後回憶起在父母面前的情景，仍感到無比溫馨。老人們對自己是那麼寬容、體貼，個人取得點滴進步，父親都津津樂道。當時別人告訴筆者：「你這是在走父母運啊！」

筆者在上高中時，一天上午進行數學測驗，雖然自認為考得極差，卻不但不自責，找出沒考好的原因，反認為是別人對不起自己。總之溫室裡的花朵經不起一點挫折，一氣之下立刻回家。母親不但沒責怪筆者無端不上課，反而好言安慰。後來同學說，那天下午歷史課齊老師講的是學生們愛聽的美國牛仔，據說講得非常生動，筆者又深悔自己錯失良機，沒有聽到這堂有意思的課程。

外婆一家

筆者外祖父宋襄晟是民國的一位企業家，原籍安徽懷遠，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外祖父在父親陪同下，前來參觀懷仁堂鹿圈時，穿著平底布鞋，與穿著皮鞋、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的父親照了合影。從照片上看，他們一般高。外祖父相貌清臍，五官端正，鼻直微隆，嘴不大，雙目微凹很有神，唇上有兩撇黑鬚鬚，不苟言笑，經常是不怒而自威。中年時，外祖父到河南安陽與人合夥開辦紗廠，他和幾位合夥人先定出幾大規則，然後他身體力行，往往身先士卒，勇於承擔責任。有時在棉紗包垛裡發現偷懶睡覺的女工，他對這種在上班時間不認真工作的人員嚴詞訓斥，規定類似情況幾次後要予以懲罰；而對那些認真工作並做出成績的人員給予獎勵。如此恩威並用，個人威信很快就建立了，成為紗廠內有名的三大「晟」。多年後，外祖父在紗廠做出了一番成就。

外祖父五十多歲時來京養老，帶著一家人住在西城松樹胡同，想要安度晚年。他在懷遠本還有一位原配夫人，並生有一子，即大舅宋雪航。大舅並無正經工作，依仗外祖父在河南開辦紗廠寄回錢來蓋房置地，解放後被定為地主。外祖父對他不務正業深為不滿，他到京時，外祖父命他跪地進行庭訓，嚴詞訓斥，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架勢。大舅並未痛哭流涕，也沒有決心改正的態度，反而一副天生樂天派的模樣。站起身來，依然滿面春風地一手拉住母親的手，一手拉住二舅的手，在房中踱起步來。外祖父見狀，不禁長歎一聲，知道此番訓斥又沒起多大作用，於是說了句：「今後只有看兩個小的了！」在大舅被罰跪時，母親乾淨俐落地也跪在外祖父面前；二舅則不知所措，他又揩鼻涕又提鞋地慌了手腳，半天才跪下。

筆者三、四歲時，二舅宋鴻忠就離世，得年二十歲整，故對他無甚印象。但看過他的窗課，前面幾篇老師的評語都很平常，最後一篇評語略好，也不過是說有進步。從照片上看，他也是相貌堂堂，比父親略矮，大概有一百八十二公分吧。中分頭，常著老式中裝，一副老實模樣，沒有外祖父那種英明果斷、敢於擔當的氣概。總之，他是一位老式家庭的公子，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他涉世未深，是位初出茅廬就身故的青年。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期，他得了猩紅熱，與我的五姨、六姨同年而終，一年抬出三二口年輕人的棺材，白髮人送黑髮人，讓兩位老人家怎麼接受得了？一個子女之喪就可以要老人的半條命，何況一連三人！外祖父母受不了這個打擊，雙雙病倒。一兩年後，外祖父就撒手人寰了。

外祖母湯吟秋居然在病勢懨懨中慢慢地緩了過來，一直活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時已到耄耋之年的她，哪禁得住衣食不周，兩三個月後病故，享年八十八歲。

當年熱熱鬧鬧的一家突然變得冷冷清清。九姨那時十四、五歲，又是封建禮教家庭出身，故此少言寡語。外祖父感歎說：「現在家中也只剩下我們三個了，就別誰也不理誰了！」

外祖母湯吟秋原籍江蘇常州，本小家碧玉，與外祖父感情甚篤，育有一子四女。她個矮微胖，貌僅中姿，腦後梳一圓髻，一雙放開的纏足。她沒有文化，經常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她性情溫和，從來都是與人為善，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在外祖父、外祖母雙雙臥病期間，母親常帶筆者去探視他們。父母等一再囑咐說：「兩位老人怕吵，嫌慳慳（心煩），你們一定要聽話，乖乖的，不要大吵大鬧。」一次到外婆家去之前，筆者要打扮一番，決定不了是穿淺紅色的襪子還是穿灰藍色的，最後決定一隻腳穿一種顏色，這樣就可以同時穿兩種顏色的襪子了。見到外婆，她卻笑話筆者同時穿兩色襪子，為此筆者還挺不高興的呢。筆者又為一張馬圖著色，一條馬腿畫一種顏色，外公糾正筆者道：「馬有白龍馬、黃驃馬、黑馬和花馬，但不會是一條腿一種顏色。」聽後筆者似懂非懂，但知道外公說的一定是對的。

不久之後，外公病逝，碩大的棺材前只有九姨一人披麻戴孝跪地痛哭流涕。筆者叫了一聲九姨，她也未搭腔，筆者認為沒有完成任務，故又叫了數聲，她才點了點頭。當時

外祖母從河南帶回一個使女——張大姑娘，她也跳著腳嚎哭。而外婆仍臥病在床上，僅在接三²當日，一手以手帕掩住鼻口，躲風避塵地送到街門口。

從此外婆家更加凋零，只剩下母女二人了。母親和九姨從相貌和性格上都很不一樣，一位像父親，一位隨母親。九姨個較矮，相貌隨母親多些，又強於外婆。她眉目清秀，圓臉，鼻子不高不低，留著前劉海兒（額髮型），拖著半長髮。她性格溫柔，有種穩當勁兒。七七事變時，我們逃到廣東，那時的火車還是左右兩排座，筆者晚上睡覺時，總希望九姨坐在筆者這邊。

筆者父親初婚一年後，即遭喪偶之痛，其時先母並未留下子嗣。父親為了喪事辦得周到風光，特找來十五伯父的次子樂孝先，在出殯時穿孝打幡。當時父親痛失新婚美貌妻子，半年內還不能恢復正常生活。後來瑞生祥綢緞莊掌櫃作媒，牽線介紹了母親宋鴻怨。老宋家也是瑞生祥綢緞莊的常客，經常到該店去買東西。樂、宋兩家聯姻後，吉期將到，母親的美髮本來就濃密，在娘家依父命要梳大辮子，到了喜期正日子，改梳成髮髻。外祖父說：「三天後，大姑娘（指母親）就是他家的人了，再梳什麼髮型就隨他們的便吧！」外祖母對姑爺的家庭、相貌都很滿意，只是拿不准父親的樂家鼻子屬於鷹鼻類型。

2 接三，即舊時死了人，三天之夕必須「接三」，也叫「迎三」、「送三」，說人死三天之靈就要到地府陰曹去了，或被神、佛或神、佛的使女金童玉女迎接去了。

如果是，鷹鼻類型的人都厲害啊，姑娘過了門，就要受氣。其實外祖母的顧慮是多餘的，樂家人多善良，樂家鼻子直而挺拔，而鷹鼻應是高而彎曲，兩種鼻型是很不一樣的。要說母親受氣，她從來未受丈夫的氣，而是在婚後十年內受到了寡居多年婆婆的氣。

外婆住在松樹胡同時，有一位鄰居也是南方人，兩家經常往來，可算是通家之好。鄰居韓公公是一位銀行家，韓婆婆身體不太好。韓家二姨與九姨年齡相仿，彼此常來常往，關係甚好。還有一位小叔叔，當時他只有十四、五歲，也還是個大孩子。筆者非常羨慕他有一件像樣的玩具——一柄方便連環鏢，做工比較考究，不像廠甸賣的木刀木槍。他的鏢可能是舞台用品。記得小叔叔還給我們講三國，這是筆者在學齡前第一次聽到三國。他說劉備是好人，曹操是壞人，孫權是個不好不壞的人。幾年後聽說韓二姨到了解放區，當了一名文工團員，大家都穿列寧服，讓韓家二姨很出了一陣「風頭」。韓家小叔叔在一機關任職，婚後十年沒有子女，醫院當時對他的說法是小叔叔有精無蟲，現今的說法是精子量不足。在此情況下，他的夫人居然懷了孕並生下一子，舉家歡騰，大家都來祝賀，韓家自然請客數日。當外婆從茶食胡同搬到樂家老宅北樓時，韓家婆婆還專門來看望外祖母一次。韓家婆婆好不容易登上北樓二樓，猶自氣喘吁吁。休息一會兒後，老姊倆有說不完的知心話，互訴了幾年來彼此的經歷。另有一次從安徽來了一位衣著相當寒酸的老太太，她在前門對蕭五爺說：「我和宋老太太是老朋友啊！」筆者恰巧在此時從前門經過，遂帶老太太去見外婆。父親對她十分尊敬，連續幾次向她鞠了大躬，但老人似乎

並未察覺，一直沉浸在與老友相會的喜悅談話中。飯後她就用蒸米飯的粗碗喝湯，父親要給她換細盜小碗，她卻說：「大碗、小碗都一樣！」講究人家和一般人家的生活習慣本來就有很大不同啊！

九姨性情溫和，又能順從老人心情，所以很得外祖母歡心。逃反時，每到一處，祖母必邀九姨前去逛街。在香港時，筆者記得曾見過外祖母和九姨乘坐公共汽車的舊照。筆者一家住在香港時，外婆、九姨帶著哥哥崇格一度住在九龍，老太太把麵包心讓與外孫，而自己吃水泡麵包邊。未久我們乘船到了天津，記得有一次元可兄之子樂俠與筆者給九姨表演拉根，與今日孩童玩法相同，即把楊樹葉柄勾起，兩人用力拉扯，斷根者為敗。當時俠勝我敗。順便一提，俠及弟妹稱筆者外祖母為老外婆，稱未婚的九姨為舅公。

返京後，外祖母租住茶食胡同一家臨街南房四間，東頭一間即是大門，這時張大姑娘已來我家做傭工。外祖母家新用的是河南籍女傭傅媽。裡院房東是十姑之子張治民，和他同住者有他新離婚的三姊。治民表哥喪未久，他一改昔日公子哥的生活，辭退包月人力車，改騎自行車或步行上班。三房的十姑在世時，獨子治民六哥備受寵愛，那時治民喜票京劇青衣。筆者那時非常幼稚，問：「六哥，您怎麼唱小媳婦啊？」答：「那總比唱花旦要好啊！」他也隨著我們叫外祖母為外婆，他的好友、京劇著名武丑葉盛章常來串門，也隨著他叫外婆，而他的四弟葉盛蘭則稱外祖母為老太太。九姨當時年方二十，猶似含苞待放的妙齡少女，十指尖尖，且善竹戰，常與治民姊弟和葉氏兄弟打上

四圈或八圈麻將。一天晚場是葉盛章的「酒丐」，盛蘭說：「今晚你們前來看背老太太的吧！」實際上葉盛蘭晚上在劇中扮演的是小姊。他在富連成坐科時初學青衣，後改小生。當天是劇情需要他再來一次青衣。兒時筆者曾看過兩次葉盛章的「酒丐」，那真叫一個好，出場一個虎跳就搏得滿堂彩。滿面塗紅以示酒氣上頭之意，一趟六合刀真要得風雨不透。最難忘的是聳肩前挑那幾步，絕妙漂亮。

六哥未婚妻張小姊是東安市場兩家最著名的西點糖果店之一——榮華齋的東家之女。樂樸蓀去該店購物，老掌櫃見是治民的表兄來了，送給他女兒小妞一個裝滿糖果的小花籃。吉期到了，治民從樂家兒童中選兩拉紗小孩，一個是筆者之妹樂士元，另一男童是元可兄幼子樂億。父親特意請哥媽帶士元去理髮館修剪頭髮，哥媽就糊里糊塗聽從理髮員的建議：「現在時髦的女童髮型就是日本女孩的短髮。」當時北平還是淪陷區，於是就剃去頸髮，成了一個不順眼的蓋子頭。雖然父親又親自帶她去理髮館盡量修補，但已無濟於事了。治民六哥的婚禮還是非常熱鬧的，在六哥穿著大禮服，新表嫂穿著婚紗準備照相時，他一再小聲告訴新娘說：「挎著點！」包括葉盛章在內的四、五位親友，都支好三腳架，拍下了人生大事的這一瞬間。

可以說三表姊是莫名其妙，或者說是為了趕時髦和先生離了婚，前任三姊夫真是個大好人，不僅全權辦理了此次離婚手續，而且說：「今後你有什麼困難，依然可以前來找我。」過了兩三年，三姊找了一位老中醫，因為三姊與新任三姊夫年齡相差較大，三姊

還故意往大裡瞞了兩歲。剛過中秋，老夫就戴上毛線帽，他確實需要有人照顧。此事對筆者震動很大，認為不要輕易離婚，往往再婚男女會感到後一個還不如前一個。所以筆者認為，想要離婚者一定要全盤考慮，權衡輕重，謹慎思考後再做決定。

九姨這時已到談婚論嫁年齡，最先是元可十四哥為她介紹了一位年過三旬的有錢人李雄飛，他們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又見過兩面，後因李某嫌九姨個矮而作罷。不知這個消息從什麼管道傳到二姊夫之兄二先生耳朵裡，他在法國曾放棄個人前途，一人勞動供養兩個弟弟讀書，使他們兩人有了光明前程；三先生朱廣相學成了一位著名醫生；四先生朱廣才學的是橋樑工程，可惜當時中國的情況竟讓他無用武之地。再說二先生請六大媽（廣相之岳母）來做個介紹人，並說知道老太太（指外祖母）不大挑男方的歲數，故敢求一問九姨的意見。九姨說：「李雄飛把咱們給甩了，不是咱們也感到很沒面子麼！」看來她還是願意一見的。兩人見面後，朱家一時把九姨驚為奇豔。二姊鐘瑄就說：「我看宋小姊沒你們說的那麼美貌吧。」現在要補述幾句，表兄洪鈞陶過去就和筆者評論過：「朱家二姊（指鐘瑄）是『牡丹花』之女，她的體態相貌夠得上九十分了。」而他自我評價，勉強夠七十分。他對筆者的評價是：「把腰挺起來可以夠八十分。」照此看來，九姨的評分應在七十五分左右。再說九姨見過朱二先生兩次後，覺得他談吐平常，年齡又偏大，準備謝絕這門婚事。當六大媽陪同九姨和母親來到朱家時，二先生得知結果，他先去洗澡。朱家人說：「現在洗澡還有什麼用啊！」當時九姨一語不發只是不斷垂淚，六大媽

也在拭淚。母親委婉地表示謝絕之意，二先生還要發言，三先生馬上阻止說：「十七孀說得對，你不要再提什麼了。」三人辭出後，天空灰濛濛的，陽光似乎也比平日黯淡了許多。

後來經友人介紹認識了九姨夫——葛宗翰。他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相貌堂堂，體健而聰明，更有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學歷。他為人厚道老實，但辦小事時常是笨手笨腳。與九姨一見，都覺得意滿傾心，很快就墜入愛河。他比九姨大兩歲，年齡相當，除去見面還情書不斷，進一步表達愛慕之心。婚前兩人共寫九十七封情書，婚後又添了三封，湊足百封，預示百年好合。九姨夫家本中資，祖上曾為官宦，其父卻是個半呆半傻之人，留一半長內捲頭髮，筆者只在喜宴上見過他一面。他穿著長袍馬褂正在吃酒，雙目呆滯，自是不會有什麼工作。家中大小事全仗精明的葛母主持。葛母是貴州安順人，一位較胖的老太太，信仰佛教，很有主見的雙目，放著厲害的光。他們有一子二女，現應提一句，葛家的姑娘都是無比漂亮。除九姨夫的兩妹外，他還有一位六姑，她的三個女兒三個姓，是異父同母姊妹，個個漂亮。她們都是貝滿女中的學生，曾迷倒燈市口與貝滿鄰校育英中學的多少高中學子啊！

再說葛家二姨和三姨。二姨的先生是清末西太后的太監崔玉貴的孫輩。三姨的丈夫姓馬，是位短小精悍的人。他西裝口袋裡永遠放著一塊抹布，任三姨隨時把東西亂丟亂放，他都能及時把房間收拾乾淨。

母親結婚時，下面還有弟妹四人，所以嫁妝大體是家產的六分之一。經過家中人口銳減，不久外祖父也因受到的打擊過大而去世。所以到九姨結婚時，外祖母幾乎是傾其所有，全部作為九姨的陪嫁品。外祖母很喜歡這位姑爺，給他的見面禮是一條金錶帶。他們在十月十日結婚，是日天空烏雲密布，九姨乘坐的彩繡馬車也不得不用暗紫色油布罩在馬及車的上頭。就在九姨登上馬車之際，天空落下幾滴小雨，外祖母忙問：「外面下雨了沒有？」母親佯稱：「沒有下雨！」乃因在老輩中，有「風不長，雨不良」的迷信說法。九姨因當日勞累，次晨已是天光大亮，陪嫁少女告訴葛家老太太已經升座中廳。九姨趕快讓小女孩整理了一下頭髮，立即捧茶向婆婆問安。約十時，他們雙雙來到茶食胡同的娘家回門，與娘家人一一見面。大舅宋雪航是專為弱妹婚事遠道從安徽前來，他說他是第一次看到西裝革履的人行磕頭大禮的。招待新姑爺飯菜自然豐盛，敬酒三巡，九姨夫竟不勝酒力，半真半假地坐在外祖母的床邊，頭倚床欄杆，坐睡三、四個小時，既免去新親玩鬧，又可認真在此休息，待到「醒」時，已到回家時候。

九姨夫絕不是一位辦事幹練俐落、脆朗漂亮的人，有幾件小事可以說明這點。第一件事：作為新姑老爺的九姨夫在結婚當日來到丈母娘家，卻忘了帶賞錢。雙方一番客套後，同來的男僕身披一紅綢懸掛疑方箱，竟是空空如也的樣子貨。到給賞錢時，僕人問九姨夫怎麼辦，答：「先向女方帳房借吧！」兩家結親，新姑爺首次登門就向對方借錢，他辦事真不漂亮。第二件事：葛家二姨在王府井安福樓訂婚，之所以選此飯館是因為它的

店名有平安幸福之意，葛老太太喜其店名吉慶。儀式開始時，未婚夫妻要交換戒指，九姨夫作為女方的代表打開錦盒，哆囉哆嗦地取出戒指，竟自在各位賀客眼皮底下，將戒指失落地上。戒指沿著一個弧線滾出數步之遠，他又慌忙拾起，又一次表現出他笨手笨腳的一面，引得葛老太太非常不滿。第三件事：筆者上高二時，暑假去唐山看望九姨夫妻並遊玩，幾天後大家正在吃飯，九姨夫不慎一聲咳嗽，竟將口中食物噴入菜盆之中，九姨僅輕聲慢語地埋怨了一句：「你也真是的！」九姨將噴入盤中食物用勺取出，筆者仍照吃盤中之菜，以示並不介意。事實上要在正式宴會上，這是很大的失儀。雖然如此，九姨夫平時待人卻是謙虛有禮。他對我等晚輩都是一口一個您，筆者曾勸阻再三，終不見效，只好向九姨求助。九姨說：「你不用管他，他對誰都這樣。」九姨夫在開灤礦務局是三級員司，即高中級幹部，他們上邊還有四級員司。開灤制度甚嚴，每年只有幾天假，九姨夫為歡迎我，專門請了一天假。筆者返京時，還帶回他們自己醃製的鹹菜。鹹菜是先用剩饅頭加水，發酵後製成甜酒味的湯汁，再入葫蘆科的老醃瓜，時時攪動即可食用。

筆者於上文列舉三條九姨夫辦事不漂亮的實例，想用事實來為九姨夫開脫他犯下的錯誤。首先筆者對他犯的錯誤知之不多，僅從母親口中，聽她轉述幾句。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日本侵華時期，北京淪陷，日本人遍尋漢奸。當時九姨夫正在清華讀書，日本人找到他。事情是嚴重的，當事人可以成為英雄，也可以淪為奸黨特務。母親告訴筆者說，在短短的三、五天內，日本人找他兩次，他僅應付日本人幾句。日本人見他過於

老實懦弱窩囊，魯鈍的表現與日本當局的要求相去甚遠；兼之他良心未泯，在兩次談話中並沒有說出什麼實質內容，日本人棄用了他。在解放初期，九姨夫沒有經受住運動的考驗，運動尚未開始，他就被運動的洶湧來勢所震懾，趕快辭職回京，錯走了一步棋，沒有勇敢地面對現實向領導說清楚，而是逃避了矛盾，因此成了一名有問題的人，直到他不幸去世。筆者認為他應該在開灤繼續工作，在運動中老實向領導交代在日本侵華時，日本人兩次找到他談話的內容，再深刻檢討，後果要比他後來的經歷好得多。他在清華時還有一事不曾處理好。他本化學系學生，一次幾門功課都沒考好，校方要他留級，他卻為了面子而轉到經濟系。畢業後他又深深後悔，當時應該服從學校的安排，留一級也就晚畢業一年！他在校期間，體育鍛鍊成為他最大的愛好，初時練單槓尚須同學托屁股幫忙，很快他就可以獨自練習了。不久他就胸脯腆起，成為一名寬肩膀的青年。

九姨在唐山及其附近唐家莊等地的那幾年，是她一生中的黃金時期。婚後不久，她又叫去外祖母身邊的女傭河南人傅媽以及傅媽之子梁起運。梁起運初次來京時，十五、六歲，身著土黃布衣褲，用一深色寬布圍腰，一派農家孩子打扮。待到筆者到唐山，再見到他時，起運已是一個留分頭、穿白衫藍褲、腕帶手錶的青年幹部了。在傅媽赴唐之前，母親已把外祖母接到老宅北樓家中，自此外婆就成為我家中一個成員，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動亂時老太太病逝。

在唐山開灤這幾年，九姨夫工資優厚，事業順心，生活過得有滋有味。週末常與同事

好友聚在一起，大家輪流做東，時而閒談，時而清唱，好不快活。其中一位趙先生是九姨夫舊友同學，他頭髮稀少，同學們就直呼「趙禿子」。趙某喜唱京劇小生，專門請內行人輔導，他在演周瑜、呂布時，一上台邁出台步，就搏得親友的掌聲，不像原來那麼呆板木訥了。九姨夫喜唱花臉，筆者就把新學的《刺王僚》轉教給他，趙先生聞後認為筆者有一定水準，就要與筆者交換一段小生唱段，這給筆者出了一道難題。趙某是多年京劇小生票友，會的戲甚多，筆者想來想去只有新買回的薑妙香的《孔雀屏》算是一個新段子，本可拿來塞責，但筆者只聽過幾遍尚未完全學會。試唱幾遍，趙先生都說不夠板，也就只好作罷。他教筆者一段《飛虎山》，並把教他的老藝人用菸盒包裝紙寫的戲詞一併給了筆者。《飛虎山》舊詞是「我本一隻虎，渾身俱是癩」，後來小生名家葉盛蘭把後一句改成「渾身都是鋼」，把李存孝這個人物的形象改成英勇無敵、武藝超群的俊美青年了。

在九姨夫的朋友中，有一位是中華藝術專科學校金仲孫的幼子，他在開灤是個二級員司。他父親的學校共培養出京劇班「德、和、金、玉、永」五科學生，著名演員有尚派武生傅德威、馬派老生王和霖、高派老生李和曾、楊派武生王金璐、李派老旦李金泉。玉字科有四塊玉，計為李玉茹、李玉芝、侯玉蘭及白玉薇，還有筱派花旦陳永玲等。少金先生本人也喜唱程派青衣，同時他還捧唐山京劇團一位三級女演員，該團人說：「如果金先生再捧一捧，該演員就可提升為二級演員。」在九姨夫的朋友中還有一位四級員司，他想請筆者吃冰淇淋，但冷食店客滿，還與服務人員口角幾句。

當時九姨夫妻有二女。長女菊生，幼小時一邊吃餅乾，一邊把嚼過的餅乾往外吐，九姨愛女心切，把菊生吐出的餅乾用嘴接過來吃了，眾皆愕然。次女薔生在唐山時，帶著一隻小玩具錶，當人們問她幾點鐘時，她會回答說：「我這個錶上沒有那個鐘！」引得一片笑聲。回到北京後，九姨夫找過幾份工作，工作沒兩天，派出所就會通知該單位：「這是一個有問題的人。」最後他在房客的小工廠中當了一名會計。那時九姨夫多麼想在五一、十一時和大家一道到天安門去遊玩啊！可每次都被安排看大門，九姨只好勸道：「你這麼大歲數了，怎麼還像小青年一樣貪圖熱鬧啊。」這時他們又連得二子，長子松生，次子幼夭。當筆者考上北京醫學院（即今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時，九姨夫前來祝賀，並諄諄教導筆者說：「在大學裡，不但要學好知識，而且要與老師、同學搞好關係。」筆者認真記住後一點，並且身體力行，使筆者受用一生。一九五八年，筆者正在河南武陟縣下放勞動，接到妻子一封來信，得知九姨夫不幸去世。從此之後，這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子女上學、教育他們等重任都落在九姨肩上。她在一家縫紉廠工作，當了一名普通女工。在這一、二十年中，外祖母給她的豐厚陪嫁幫了九姨的大忙，不時典當維持家用。幾年後菊生成了九姨的重要幫手，共同維持這個家。菊生告訴筆者，交代材料不知寫過多少份，認識的親戚朋友一個都不能少的要寫清楚，就連葛六姑太太當年嫁給張之洞的幼子也要寫清楚。所以她對張子很少見的名字都會寫會讀，可惜筆者沒記住這個名字。在二十世紀五〇、六〇年代，九姨不敢留九姨夫的照片，就連筆者家中留的一張

九姨結婚時的全家合影也被筆者剪去大舅及九姨夫兩個人。直到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九姨夫的清華同學找上門來，並拿出當年九姨夫和同學的合影，這時九姨夫才算有了自己的照片。此後有人鼓動九姨上訪，申訴有關情況，九姨拒絕了。她說難得過上幾年太平日子，再不想節外生枝了。

菊生在那些歲月受到家庭的影響，使她過早地幫助母親，一年一年地熬過困難日子，既要應付生活，又要忍受社會上的歧視。到了結婚年齡，只想找個工農出身的人，以緩解個人身上的壓力，結果是顧此失彼。當時，城裡人和農村家庭還有很大不同，在生活起居、待人接物等諸多方面，菊生怎麼努力，也得不到農村婆婆的歡心。姑爺老仇中年早逝，九姨評價說：「這是一次失敗的婚姻。」

九姨搬回下窪子，獨居南屋有年，喜歡在火爐上做點麵條或者煮點粥什麼的，而不願與兒孫輩同食，寧可過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筆者有一次在長安戲院看梅葆玖的《洛神》，中間休息時，筆者偶然發現後排角落坐著九姨，筆者再三請九姨坐前排筆者的位子，她始終不肯挪動。二〇〇一年夏季，母親病危，九姨在蓄生的陪同下，在不是探視的時間裡，與守門人說明情況，終於與這位老姊妹見了最後一面。恰值母親清醒，姊妹相會，彼此不勝唏噓。九姨說：「如果我沒看見她最後一面，我會後悔終生的。」又過了幾年，九姨偶然風寒，臥床休息。一天筆者表弟葛松生騎車外出，九姨問他到哪裡去了，松生回來後，九姨連說幾次：「我可想看見你了！」說罷不久就撒手西歸了，享年八十六歲。

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期，九姨的婚期已定，他們告訴了遠在安徽懷遠的大舅宋雪航。吉期前夕，大舅及舅媽攜幼子養愚表弟前來。大舅一副老式打扮，袍子馬褂。他身材較高，背微駝，不胖不瘦，皮膚略黑，一派縣鎮紳士模樣，說一口安徽官話。一次說到「角」時，大舅不解，母親忙說：「就是『高』。」表弟也身著長衫馬褂，他方面大耳，兩個眼角下垂，眉宇間有著南方人的氣質。因為他說話有外地口音，所以我們背地裡叫他「小蠻子」。舅媽是個老實人，一副小城市婦女模樣，中等身材，面目一般，留著老式髮髻。不知何故，鼻中不時流涕。大舅比母親大約十歲，當時他已有幾個子女。大表兄歸愚，大表姊、二表姊從未謀面。二表弟若愚，過繼給二舅鴻忠為子，外祖母自然對他有一份特殊感情。他比筆者小一歲，二十世紀五〇年代考上北京八大學院中的一個工業大學，具體是哪個學院記不清了。他五官端正，一派學生作風。大舅給母親和九姨來了一信，大意是關於若愚的生活費，「我就不客氣了！」她們對此很有異議，不願承擔額外負擔，回信時也專用了一句：「我們也就不客氣了。」此後就極少見到若愚，他也不來看望祖母和姑媽了。

在大舅來京參加九姨婚禮後的兩三年，全國解放，大舅當然被定為地主。他一生不工作，上吃老，下吃小，是個典型的地主，不過還算老實，只吃剝削飯，並無更多劣跡，所以他的行動還是比較自由的。過了兩年，他再次來京，母親表現出很大熱情，首先拿出自己的牙刷、漱口杯供他使用。那時他已受到應有的教育，不亂說亂動，對我們青年

學生更有戒心。弟弟崇祺喜好詩詞，大舅就教他一個詩格：「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當筆者全家陪他逛中山公園時，他逛熱了，脫去外邊中式長褲，留下中式過膝短褲。他肩扛長褲逛公園，傳為一時笑柄。在老宅，他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住了些日子，就回安徽老家了。此後每年他都來兩封信報個平安。又過了些年，大舅已留下一縷山羊鬍，來信說：「老年兄妹見面也難，今附上近照一幀以釋思念。」九姨之子松生這時去到懷遠，信未寫清楚，大舅他們誤以為九姨鴻愈要歸里省親哪！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大舅、二表姊與姑爺一起看望大姑媽，並送來一瓶甜酒，剛好美國朋友 Steven Foster 訪問北京中藥界，到我父母家做客。除有豐盛的菜肴外，還拿出二表姊送來的美酒，大家言談甚歡。Steven 說，這是他平生吃過的菜盤最多、味道最好的盛宴。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養愚來京看望姑媽。這時他的兄長出過一次國，他家深以為榮，說畢面露得意之色。母親說：「我也把我家人出國情況告訴你一下。我兒子崇熙到尼泊爾、日本、美國開過國際會議；兒媳賈淑萍去了美國，一住半年；小兒媳李念盧先後到法國、美國開過國際會議；我孫子樂浩在美國讀書後，現在美國定居了。」一番話說得宋養愚坐立不安了。

外婆家有一小飾物，鏡櫃內裝有一個不知何物製成的花草圖形。若干年後當筆者成了一名中藥工作者方才搞明白：此品為通草紙製成的工藝品。按通草為五加科植物通脫木

的莖髓。原植物為大灌木，高約兩公尺餘，莖粗壯，不分枝，木質部鬆脆，中央有寬大紙質白髓。葉互生，葉片五到十一掌形淺裂，長五十到九十公分。通草更是一種藥用植物，莖髓入藥，具清熱利尿、通氣下乳之功。在中秋之後，工人先將莖髓捅出，再製成長寬約三寸的方形紙，即通稱的通草紙，染色加工後，製成各種工藝品。

外祖母自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與外祖父為了治病，雙雙吸上了鴉片，但抽得不多，菸癮也不大。解放初期，政府明令禁菸。外祖母吃些藥，沒費多大力氣，就把十七、八年的鴉片菸癮戒掉了，遠不似張學良戒菸時叫人縛住手腳，經過數天的痛苦煎熬方才戒菸成功。外婆把她這一「長處」也遺傳給筆者：個人吸紙菸從十九到五十九歲共有四十年菸齡，每天定時定量，午、晚飯後各一支菸，有時下午加一支，總之每天兩三支菸捲，盡享老北京早茶晚酒飯後菸之樂。本人從不喝白酒，只在春節時喝一杯紅酒，夏天偶飲兩杯啤酒。筆者的吸菸完全可以個人控制，在不適宜抽菸的地方可以連續幾個月不吸菸。例如一九八八年筆者旅美期間，住在胡秀英博士的地下室。這是個儲存衣物桌椅等舊物的場所，房內雜陳舊物，而且擠得滿坑滿谷，如若失火，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筆者斷然不吸菸了。附近有一哈佛大學中文圖書館，管理員杜先生是美籍華僑，他常贈筆者一支薄荷味香菸，偏筆者不大喜歡這種味道。筆者對吸好菸感受不大，但差一級的菸吸上一口立刻就知，或感到菸味不對。一九九一年，筆者突得腦血栓，右肢不便，夫人命令不要吸菸了，筆者就很自然地停止吸菸了。今又二十年，再未吸過一口菸。

一天，偶見外祖母練習霸王作揖。只見外婆雙腳併攏，兩腿伸直，雙手叉起，從頭上至彎腰兩手下垂按地面。老人練此並不費力，按地兩分鐘方才站起。筆者乍見外婆練功大吃一驚，想不到體弱的外婆還有這一手。經過詢問，外婆才說：「每天練一會兒就覺得全身舒暢，如兩天沒練，就覺得全身骨頭發酸，有很不舒服的感覺。」

自外祖母搬來我家住時，她就有搖頭的毛病，不知是何年有此病痛的後遺症。母親生二妹允元（即公望）時，外婆還能幫著抱抱孩子。到母親生三妹凌翔時，她老人家年事已高，就不能幫忙做點什麼了。又過了幾年，不知老太太是真糊塗還是自我安慰，外婆去了九姨家幾次，竟沒發現九姨夫已經過世。在此之前，她總盼著過年，盼著新的一年能給小姑爺帶來好運。直到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期間見了紅衛兵，她也不知道害怕。紅衛兵叫她不要搖頭，她說：「那怎麼能行！」嘻嘻哈哈的，她認為打人不眨眼的紅衛兵在與她鬧著玩哪！在運動中，父母都受到衝擊，沒人顧得上老人的飲食。幾個月後，外婆生病了，她自知不起，要找九姨代她保存的東西（她的殮衣）。受到衝擊的家庭自身難保，誰敢正常地走親戚啊！外婆旋即去世，享年八十八歲。

我的岳母們

筆者大學畢業剛工作不過一兩個月，有一天表姊洪曾玲到來並說：「我來當陳快腿

（評劇《小女婿》中的媒婆）。「她介紹大大夫之女賈淑萍給筆者。淑萍剛從北戴河歸來，曬得黝黑的皮膚，卻掩不住她那不凡的氣質。初次見面，她大方而得體的談吐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婚前鄭金慧岳母說：「不論粗活、細活她都會幹，誰要娶了她真是一生的造化啊！」我只道娘家人為姑娘臉上貼金呢。婚後始知，夫人的多才多藝還遠不止此。本人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家務活兒一點兒不會。什麼修個自行車、擺弄個收音機等一概不成，就會幹上班那點活兒，寫篇文章字跡還不好看。有人把夫妻比作荷葉與蓮花，絕大多數男人充當荷葉，大雨來時，蓮花自然傾斜，躲到荷葉下面，讓它遮風擋雨。筆者家則不然，事事都讓夫人出頭，讓她當荷葉，筆者則當個甩手掌櫃的，什麼怎樣布置房間啊、什麼東西該買了以及電費等，本人一律不問。夫人與筆者還絕不爭食，她愛吃蔬菜，而筆者則偏愛魚肉。

婚後不久，筆者才發現，在她們這個從表面上看好像洋味兒十足的家庭裡，感情骨子深處卻都是封建迷信、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識。有些奇怪的是，她們姊妹全都接受家裡這些觀點，這個家絕對是以父親為主的家庭。就在我們婚前兩三年，淑萍的二姊賈淑卿的遺骨還與早逝的劉公子進行陰配，都什麼年代了，還舉行這些封建迷信活動。事情是這樣的：劉老伯有一子早殤，臨危時老父在兒子臥榻前答應他，在他亡故後也要幫他找一位媳婦。此後劉老伯不斷打聽有關情況，當他聽說賈二小姊芳齡早逝就來提陰親。岳父賈富文就與二姊的生母鄭金箴岳母商量，岳母說：「就是那麼幾根骨頭，他們家要就給

他們吧！」陰配那天，劉家大擺宴席，而抬進門的卻是一口棺材。

岳父賈富文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健壯的身體，挺直的腰板，五官端正，面帶慈祥，有一撮賀龍式的短鬚，中年以後有明顯的將軍肚。他祖籍山東聊城，後落戶天津。他是一名著名的外科醫生，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海軍醫學院，就業於唐山開灤醫院，先後兩次公費留學，先到法國波爾多醫科大學，後去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醫學院，兩次均獲醫學博士。岳父告訴筆者說，在國外哪敢玩啊，總想多抓撓一些東西（指國外先進醫科技術）回來。回國後任開灤總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回津後於一九四八年接管天津樂仁醫院並任院長，解放後任公安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他的醫術非常高明，而且醫德也好，對病人猶似家人。他精益求精，就連術後縫針，他也一絲不苟，盡量做到使患處平坦，少留痕跡，雖難十全十美。一次他為患者做斷指再植，據說這比斷手再植更難。臨近結束時，岳父不慎手指動了一下，他知道病人的手指接活了，但不能像正常人一樣靈活運動了。這事讓岳父遺憾不已。

岳父與結髮夫人鄭金箴岳母兩人感情甚好，可惜金箴岳母纏足且沒有文化，難以帶出去參加眾多醫生的聚會。這時岳母之妹來家小住，她是一名助產士，能言善講，名叫鄭金慧，逐漸成了岳父身邊不可少的幫手。這時金箴岳母已有子女數人，除二姊淑卿及四姊淑蓉早逝外，尚有一對子女在膝下承歡，他們是六小姐淑萍及兒子老八賈鐸。自金慧岳母進門後，金箴岳母就處處退讓，從不提大小高低，直到金慧岳母生了十三女淑琳和

十四子賈鏞後才有了娘、媽之分。小兒樂浩自小在津長大，孩子童言無忌，他說：「這姥姥」是指媽鄭金慧，「那姥姥」是指娘鄭金箴。兒年稍長後，則以娘姥姥和姥姥媽來區別了。

這裡還要補述幾句關於淑萍他們的排名。以祖父賈香亭為核心，他有四子，分別是會文、富文、學文及延文。孫輩則不論男女，均以出生先後為序進行大排行：會文得長女淑媛，富文得二女淑卿，會文得子老七賈銳，富文得子老八賈鐸，學文得子賈雨辰排行十六，延文得子賈春銘排行十八。岳父家的夫人們和女兒們個個能幹，大活兒小活兒都自己來，金慧岳母自己還能扛一袋麵粉，以致累出子宮脫垂的病，這在城裡是種少見的病。所以當筆者的夫人聽說李裁縫一次給我家做包括內褲等一百多件衣服時，她大笑不止，狠狠笑話了一回，說這要在賈家，很多小物件用縫紉機一蹬即可。這也充分說明樂家婦女不夠勤快。妻妹淑琳到我家小坐，一看桌上留有灰塵，就說：「我恨不得給你們擦拭一番。」

婚後我們在京津兩地跑了六年。一九六三年，金箴岳母隨著筆者夫人帶著浩兒及次女樂揚來到北京。有人問：「那你長女樂穎呢？」這又是另外的一個故事了。兒子樂浩從出生就得到幾家關懷，尤其得到外祖父一家的疼愛。我當時工資是六十四點五元，每月給賈府三十元。筆者想，加上淑萍的三十元，勉強夠浩兒的生活費了。當筆者的大女兒樂穎再次到津時，金慧岳母向我提出：「你已有一雙兒女了，每月交我七十元，我們給

你養活兩個孩童。」岳父也插話說：「你不能自己有了孩子，讓別人替你養活著！」我想我把全部工資交出外，還要向父母要錢。於是當天下午就有些負氣地把穎兒抱回京來，請母親來照看。這也就是穎兒對叔、姑更有感情的原因了。

金箴岳母比淑萍晚來兩月，當她看到筆者家的兩間房時，嘴上說不錯，可心裡卻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既比不上現今天津住房，更比不上在唐山有游泳池的小洋房了。當時天津的住所是三層樓，一樓是餐廳，二樓是主臥室及客廳，一共四大間，妻和筆者暫住一間。三樓房間較小，金箴岳母獨宿三樓。筆者和妻淑萍結婚時，筆者家中也有二十幾間房，祖母去世後，雙親都不願遷移，於是原是祖母的住所變成我們的新房。五間大廳也還氣派，大小四個院子。房子雖比不上女方家豪奢，但也很說得過去了。一九五八年，北京搞十大建築，筆者家的房子也在徵用之列，給我家新居是七間樓房。不久在京又颳起一平二調風，又占去兩間房。一兩年後，政府糾正了這股不正之風，在原住房附近又還給我們兩間房，這就是筆者永安西里家的歷史沿革。

金箴岳母來京，閒談中我方得知岳父賈富文家的軼事。岳父的父親賈香亭早年在唐山英人辦的開灤煤礦任高級員司，收入頗豐，離職後又在當地經營最大的釀酒廠及大綢緞莊。香亭是當地著名紳士，後患腦溢血，以致半身不遂長達十數年，買賣無人管理；又因日本侵華，以致家業日漸蕭條破敗。

金箴岳母告訴筆者，算命人說岳父本是和尚命，經他祖上及他個人多做好事，廣積善

緣，方能轉運，成為今天子女雙全的人。筆者初到她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家女性長輩都是雙份的，不僅有兩位岳母，奶奶也有大奶奶及二奶奶之分。大奶奶生有淑萍的伯父賈會文（曾任開灤煤礦駐秦皇島的高級員司）及岳父賈富文。二奶奶生有淑萍的三叔賈學文及六叔賈延文。淑萍的大姥姥生一子三女，兒子即大舅鄭漢章，淑萍的嫁妝即大舅押送進京的，女即金箴、金慧及金銳。在大姥姥六十多歲時，一天早上，老太太遲遲未起，二姥姥就帶著孩子闖進屋內，邊走邊說：「讓你大奶奶給你買糖去！」進屋一看，大姥姥已經溘然長逝了。眾皆悲痛，又為大姥姥這種無痛苦之亡而感到安慰。

淑萍的老姨金銳四十歲未婚，初在一中學教體育，後改教生理衛生，喜唱京劇老旦。筆者曾為她胡琴伴奏《四郎探母》〈見娘〉一段，老姨唱得不錯，就是稍帶津腔的怯口。她好不容易找到伴侶，又趕上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他們雙雙殞命。據稱出事時，兩人相擁相依，亡狀慘不忍睹。

金箴岳母這一生真不容易，先是伺候老公爹，老公爹因腦出血臥床達十四、五年，繼之婆婆又因病臥床十一、二年。更有甚者，她每天必把屎尿拉在褲內，大夫之家還特別愛乾淨，這真忙壞了金箴岳母。

賈香亭稍感遺憾的是先得四個孫女，即會文的長女賈淑媛及三女賈淑華，富文的二女賈淑卿及四女賈淑蓉。四個小丫頭在春節時各梳兩個小抓髻，戴上紅花，頓覺滿室生春。直到會文得了老七賈銳，老人才算有了孫子。當日老人正在打牌，和了個東、西、南、

北風大滿貫，好像叫什麼四喜。賈門有後了，皆大歡喜。第二年富文得一子老八賈鐸。老爺子又和了個紅中、白板……反正也是和了大牌，人們又來道喜。在賈鐸出生前一年，富文還得一女，即老六淑萍。

已上高中的淑萍二姊、四姊相繼離世，痛煞老娘。又過了幾年，岳父賈富文安排六姊淑萍及老八賈鐸去美留學。去美服裝已做好，船票也已訂好，就是金箴岳母堅不放行。現在要補述幾句，自金慧岳母進門之後，姊妹比較情深，一直隱諱著誰是淑萍親娘，直到淑萍長到十一、二歲，最後還是老祖母洩露了這一秘密。大的二女已逝，現在一兒一女出國，金箴岳母怎能接受這個現實呢？最後樂松生之子樂士驤要去美國而為買不到船票著急，於是把淑萍的船票讓給了士驤，都解決了自家的問題。結果是鐸走萍留，就這樣金箴岳母還是三個月沒出屋門，到飯點有人送飯。她在思念兒子之餘，就靠幾本小人書來解悶了。淑萍放學就陪在金箴岳母身邊，這很起緩解老太太思親的作用。自此之後，老太太覺得對不起淑萍，耽誤了她深造的機會。金箴岳母盡全力來幫助、照顧淑萍，最後是筆者家受到金箴岳母百般的愛護與疼愛，尤其她很疼愛外孫、外孫女們。

賈鐸與樂士驤同在天津讀中學，兩位難兄難弟比賽誰是不及格的冠軍，兩個人一個七門功課不及格，一個八門功課不及格，連體育、音樂都不及格。出國後，兩人都知道自己今後要獨自生活，不僅要讀書，還要自己養活自己，兩人對生活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沒過多久，賈鐸即可用英文寫信了，可是中文底子太差了。又過了

數月，賈鐸隨著遠洋貨輪出海了，受盡生活和大海裡各方面的鍛鍊，但他始終以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而從家中帶來的錢始終未動。他終於讀到化學碩士，做出一番事業。文化大革命期間急壞了他，多方打聽中國天津的情況，欠下一片人情債，多年才把這些債還清。一九七四年他回國省親，看到中國的混亂情況，也見到蝸居在九平方公尺小室的家父。他聽說正在歸還抄家時的木器，他問家父：「您能送我一把老式太師椅嗎？」父親答：「當然可以！」運到美國後，賈鐸把此椅當做一件文玩藝術品，供友人欣賞，椅子周圍用紅繩圍起，僅供參觀，不可以坐。賈鐸在離家二十年後，與家人再次見面，家人近親無不歡騰喜悅，最高興的是彼此都身體健康。岳父賈富文對筆者說：「這回就好了，叫賈鐸每月寄二十美金回來，對他無什麼影響，對咱們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

再說樂士驥，他本是樂松生的獨子，到了美國在汽車製造業創出一片成績。最初他與一富有、略跛足的女士結婚，育有一子。一九九五年回國探親時，又與一位美國女士結婚了。他在萃華樓飯莊擺了兩桌，與樂姓人及近親摯友見面，互敘別情，言談甚歡；兩桌並行，男女主人各招待一桌，筆者與男主人同席。出席的有陶慧敏、樂士驥、樂俠、樂億、樂效翬及我們夫妻等人。席間當然要談及往事，士驥對我說：「我第一次見到您是在北樓。」席後大家合影留念，後來我也過去和女主人打了招呼，寒暄數語方盡歡而散。

岳父賈富文五十八歲時，領導就勸他退休。他怎麼捨得離開他親手建立起來的醫院，又怎麼捨得他的手術刀呢？在幾十年的醫生生涯中，他在唐山曾幫助過革命英雄，在他

的醫院裡隱藏過英雄節振國；他多次治療過患者的疑難大病；他還在別人斷手再植成功的基礎上，試治了一名斷指再植的患者。岳父還編寫了一本外科手術的書。我別的不懂，只見一張適用於外科手術的手術床圖樣，靈巧活動得很，可以一床多用，能適用於多種不同類型手術需要。我知道這是岳父多年積累的經驗總結，他在此床上花費了多少精力，動了多少腦筋啊！

岳父很好面子，又不願在外人面前發作。孩子在一次比較重要的考試中沒考好，那天筆者恰在天津，為筆者趕回京車次，大家都提前吃飯。一俟我離開他家，岳父立刻掀翻桌子，大罵孩子不爭氣。如是者，老人家還鬧過幾次脾氣。

一九七五年岳父想來我家過年，金慧岳母勸阻說：「他家地方狹窄，不便前去。」兩人為此口角起來。岳父不顧當時是臘月二十七的嚴寒季節，竟自坐在院外的煤堆旁一人生悶氣，繼之他就心臟病復發，住進醫院。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六個人住同一個病房。岳母她們想了個辦法，用布把岳父床像掛蚊帳那樣地圍了起來，這樣雖然能讓病人少聽一些噪音，但卻讓他如坐井觀天，過於憋悶人也。在此前幾天，筆者夜夢岳父在一個陰冷的雨天，身著雨衣，與淑琳妹妹一起打傘前行，淑琳好像穿的是一件兩截的雨衣。當金箴岳母聞聽筆者夜間之夢，連呼：「這個壞夢！」當天筆者騎車上班，不慎竟刮斷了十幾根自行車的車條，岳母想這已經是應夢損壞了車條，其災可免，豈意晚間接到「富文病重速返」的電報。時值春節期間，母女二人在車站裡等了七、八個小時才算

等到了去津的車票。又過了幾天，岳父想再看浩兒一眼，於是筆者父子雙雙赴津探病。浩兒在天津爺爺眼中猶似掌上明珠。如我們再生一個兒子，姥爺就想把浩兒留在身邊了。天津爺爺教浩兒背《為人民服務》等老三篇，都是老人家先背會了，再教外孫，直到浩兒能夠比較熟練地背下來為止。筆者帶浩兒乘的火車頗不順利，託人買了去東北的快車票，結果首先甩下我們乘坐的最後一節車廂，繼之又因車頭出了毛病，要等從楊村新調來的車頭。如此反覆兩次，本來兩小時到津，竟用了五個小時。一俟抵津，發現家人都沒睡，正等著我們呢。次晨浩兒見著爺爺，親了又親，老人顯得非常欣慰。

自浩兒離津返京後，老人常來信，想起一事就寫一封信。一天老人想到糖球容易噎住孩子，必須砸碎再吃，立刻寫信。金箴岳母說，老人往京寫信還有一層意思：老人本意再做十年，貢獻餘熱；可領導勸退，自己無奈離開手術台。兒子遠在美國，不通音訊已長達十年了，賈鐸在美國的生活好壞讓老人十分牽掛。苦於不能寫信，不得不給女兒寫信，聊以自慰吧。

筆者到天津探病十天後，看看老人暫時無事就回京了，沒幾天又被叫回去。這次筆者不敢露面了，否則岳父會問：「你怎麼又回來了，是不是我病重？」這時岳父男尊女卑的想法又冒頭了，明確指出：「現在有什麼事，要聽小鏞的意見。」把父親看成神明的二女反倒沒有發言權了。赴津後，筆者再次看岳父暫無大事就回京了。只過十天，噩耗傳來，岳父已經去世，大家甚為悲痛。金慧岳母要給老人穿睡衣，筆者執不同意見，說：

「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大事，豈可草率行事，您真以為他是睡著了？雖是文革期間，穿一身藍制服是非常合適的。」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在簡短的告別儀式上，賈鏞要在岳父的遺體旁落坐，筆者忙阻止，並告訴他在舊社會，孝子要跪在靈下。他要到同學家去，筆者再次告訴他，切勿進入別家室內，免得人家忌諱。

岳父的哥哥賈會文在他患病以及辦理後事期間一直起著重要作用，他們哥倆一個像父親，一個隨母親，所以長得不大相似。每當病人在病中煩躁不安時，伯伯都會出來勸解：「當初咱是大夫，病人當然要聽咱的；如今咱成了病人，當然要聽人家的嘍！」伯伯還頗有感慨地說：「我願意他送我，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我來送他！」在告別儀式上，眾婦女一擁而上，撲向靈床，這時伯父吼了兩嗓子，儀式才能正式進行。事後伯伯對我說：「她們那樣擠，真把靈床擠倒，那該怎麼辦？」

當晚金慧岳母還來了一出小鬧劇，哭鬧了一陣，不肯吃飯，經大家勸解才吞食一碗麵條，不時對她姊說：「富文他老了，總覺得對不起你。」岳父在生命的最後幾週內，大小事都讓金箴岳母為他做，幾乎不讓金慧岳母為他幹活。當她鬧了幾個小時後，氣稍平時，對淑萍說：「還不把你娘接回來！」答：「我娘已經到了北京。」

賈香亭之原配夫人為他育有會文及富文兩個兒子及秀文一女。次妻二奶奶育有學文三叔及延文六叔。香亭共有兄弟四人及一妹。與岳父家走得近的是香亭二弟香芝之子翰文，淑萍等稱他為老叔。他也是醫學院畢業，後來在醫院任外科主任。他是一位目前健在而

且著名的外科醫生。

金箴岳母祖上以渡船為業，她常說：「船破有底，底破有幫，幫破還有三千六百個大釘哪。」她對岳父與金慧岳母有她個人看法：「他家幾輩才出富文這位出類拔萃的人，不要因為我毀了他一生，我只是把他當一張畫看。至於金慧嘛，她已受到周圍輿論的壓力，我再踩乎她，叫她怎麼過呀！」

筆者和夫人都出身名門，各有各的脾氣，結婚初期筆者確有處理不當之舉。我們分居京津兩地，在夫人難得來京期間，我竟應同事之約去了頤和園，撇下夫人一人。她無奈之下，問我母親是否願意逛商場。夫人脾性有些與人不同，凡常人喜歡的事她都不大感興趣；我則不然，對京劇尤其愛好，對「空中劇院」節目興趣極大，對過生日、歡度春節也有濃厚的興趣；夫人則是不讓大家失望，也跟著大家一起準備，但興趣不大，往往提前退席，在鞭炮聲中，她便早早地臥床休息了。夫人極其疼愛三個子女，為他們的前途考慮，並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議。她的愛好就是修飾小家庭，與廣大女士一樣，喜歡逛商場。婚後的前十幾年，我們經常吵架，孩子的保姆為我們總結成一句話：「是銅盆遇到了鐵刷子了！」

夫人淑萍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工業實驗所，單位和家僅隔幾個門就到了。在一九六三年為了夫妻團聚調到北京時，夫人已經取得初步成績，她為了筆者和這個家犧牲太多了！寫到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筆者外祖父宋襄晟



筆者的堂弟樂崇光



筆者的十五伯父聞人樂繇（樂達文，號詠西）



筆者父親樂東屏



筆者父親的青年時代



早天的二舅宋鴻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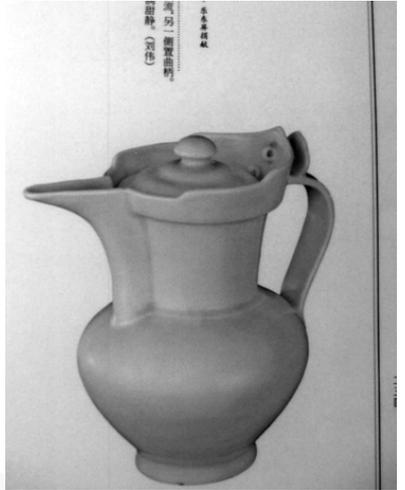


青年時代的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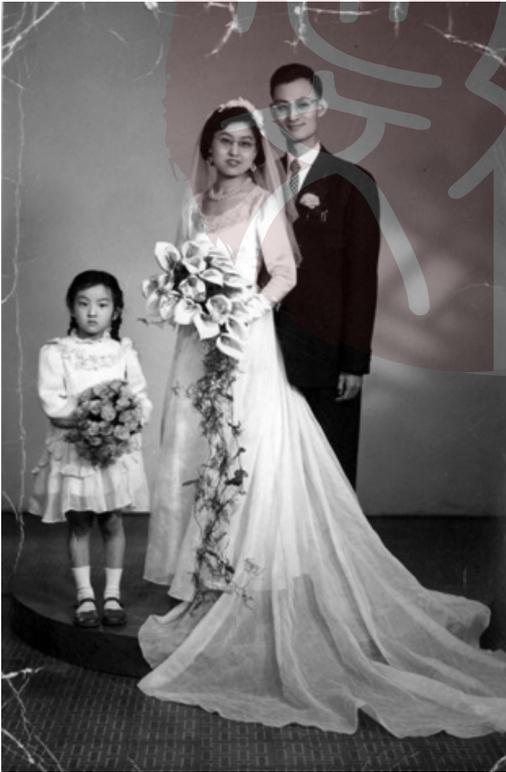




樂崇熙扮竇仙童戲裝照（一九四七年）



樂東屏先生捐贈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之一



新婚燕爾



樂詠西的繼配夫人十五太太張兆瑩



筆者夫婦和鄭金箴岳母（前坐者）



筆者祖孫一家



筆者與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合影



祖母與筆者一家在冰場院



祖孫樂（筆者、女兒樂揚和母親宋鴻怨）



岳父賈富文（右）、岳母鄭金慧和幼弟賈鏞



筆者祖母張義芳（後立者）和筆者兄弟姐妹在上房院。



外祖母湯吟秋（前）、九姨宋鴻愈（左）



筆者的大學時代師生合影。



樂家二房人逃反到天津。



一九三七年夏，樂家二房逃反到包頭時的合影。（樂詠西攝）



筆者堂兄樂元可一家